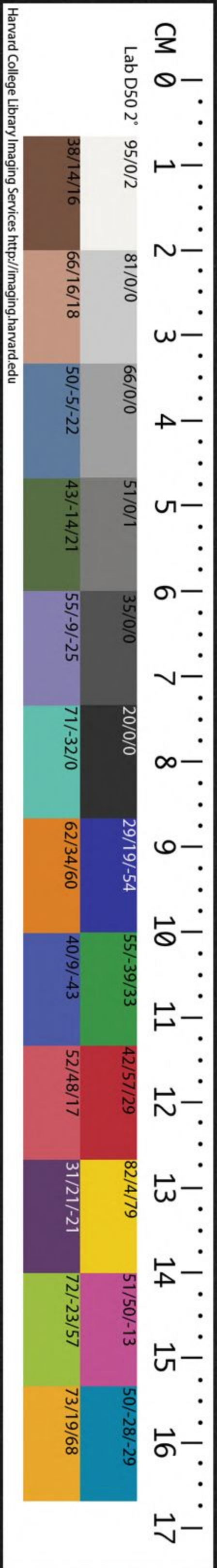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T 856/4431(8)

MAR 25 1959



四書論語輯要論語卷之五

都梁李沛霖岱雲叅訂

男

學曾學堂
夢雷廣思

全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公冶長全篇

此章見聖人擇配之宜聖人擇配計德器不計禍福賢而得禍以其賢不論其得禍賢而獲福亦以其賢非謂其獲福也上節可妻固無實証下節不廢免戮亦非實事兩事並列映帶正見各得其宜無私當理處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謂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

四書傳車要卷之五
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
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為榮辱哉。

序 嘗觀詩詠好述禮嚴內外婚姻之際非可苟焉而已也。而於此見聖人量
材擇配大公無我之心焉。子嘗謂公冶長之為人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在縲
紲之中一事非其自致之罪固無害於可妻也。於是以其子妻之。其不以榮辱
之故掩其賢也如此。

疏 朱子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
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
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雙峯饒氏
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而無害
於可妻。

附 註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分明說聖人必有以取。長其字朱子
不敢指實而擬度之辭。乃許東陽以其字指長。與有以字文頗不順。○可妻也
三字既正斷矣。似不必更言在縲紲之非罪。只因人多以外至為榮辱。則因一
事而掩其生平。或以為害於妻矣。豈知但當取其德行。而謂榮辱非所計乎。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蓋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
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
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
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
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
為况聖人乎。

子又嘗謂南容。謹言人也。謹言者必慎行。當邦有道也。必能以言揚以行。舉不至廢棄而不用。其當無道也。亦必全身遠害。得免於刑罰與戮辱也。治亂咸宜。賢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子妻之。其因賢以擇配也。又如此合二事觀之。聖人量材擇配。或原其既往。或決其將來。要惟其人之賢而已。豈有意於其間哉。

疏義 朱子曰。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附錄 有道不廢無道免禍。亦不是南容實事。聖人第就其謹於言行而決之。容當時固未值有道無道之兩時。亦非有不廢免刑之確據也。○外註引避嫌之說。正見聖人之心無私。當理可配。則配得。議婚之正道。已子兄子。何必以長幼先後臆度之乎。在縲紲。只言無害其賢。不廢免刑戮。只言其能謹言行。因縲紲

刑戮而謂其能保全妻子。馮說似不能高於或人也。

此言人當尊師取友以成其德。上一二句嘉子賤之成德。下一二句原德之所由成。正見子賤能取意不重稱魯多君子。上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必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曾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序講 聖門有子賤者。年最少。能取友以自治。夫子嘗稱之說。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德性品詣。已彬彬乎有成矣。然若人之得為君子者。以其能取友耳。而取友亦由於我魯多君子耳。若使我魯無君子。則未免孤陋之悲。其何所取以成斯德乎。甚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為助也。有志君子者。宜知取善之

益矣

疏義朱子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林次崖曰。卽子賤之成德觀之。可見尊賢取友。是學者急務。

附錄若人卽下句所謂斯人也。君子哉。卽下句所謂斯德也。下句只添箇能取友以成之耳。究竟取友意。亦非添出。惟若人之能取以成德意。已含在上句中。無下以魯無焉。取反接之。○連着兩箇斯字。全注神在子賤身上。故不重魯多賢一層。註所以下。因以二字也。○當日夫子固非不明說。而記者懸度其詞。然亦非口中必露一姓名也。使口中必露一姓名。則亦若人兩斯字。俱說不去矣。

愈活看愈妙。○朱子以此君子為槩說。見能成其德。未便是不器之君子。正以德字中品。請亦自有差等之不同。非必盡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君子也。卽魯無君子之君子。亦只是有德之通稱。

子貢問曰金言

此見子貢有可用之才。可貴而不可賤。宜於朝廟而不可退處。便是子貢偏處。○進於不器。雖是註中所有。然夫子口中只是許之之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音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序講子貢平日好方人。或因夫子以君子許子賤。遂進而問曰。賜也遊夫子之

門有年矣。其所造就。夫子必有以知之。不知何如。子曰。學以致用。為貴器。以適

用為宜子之才可適於用蓋成材之器也子貢又問曰器之名雖同器之為類不同夫子以賜為器不知是何器也子曰汝是器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汝之才明敏通達足為邦家之光何以異此夫豈凡器之可同日語哉

疏義朱子曰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附錄註以不器對說是上承子賤之君子章來以何如一問非憑空相質也其實本章無此意因子貢以已為問而許其為有用之成材又因其以何器為問而許其為宗廟之貴器與子賤之君子自不相涉且子賤未便是不器之君子註中雖未至於不器亦主稱許子貢為器之貴非抑其未能不器也曰有用之

成材曰貴重而華美當下都是獎許之詞但更進於不器豈不更好則言外也有進步處○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句中着一而字有意○人只怕無用而不成材耳既曰有用之成材自不得兼賤惡一邊說但貴美亦差等不同袁了凡謂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不特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為古人所重矣意雖刻覈却刻覈得當理

或曰章全音

此章斥時人尚佞之非不重辨仁只重斥佞蓋或人意全在佞上故夫子只從佞字闢倒他兩焉用字極着力○呂晚村云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卻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字自下不得若將佞字作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妙在或人將兩字都作無知錯謬之論下節析辨方透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厚薄春秋時人情徇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求實爭尚佞矣聖門有仲弓者厚重簡默與致飾言貌者不同故或人論之曰夫子之門如雍者固可謂仁而優於德行者矣惜素性簡默短於言語之才而不佞也

疏義朱子曰佞只是提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語字解之○佞是無實之辯○蔡虛齋曰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依此法

附錄重厚便見仁字意簡默便見不佞意然重厚簡默四字都只在外面氣度

上說不在內裏德性上說所以或人皆可見得但以仲弓身上言之則重厚簡默亦有體用惟其重厚是以簡默○佞未便是才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在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故集註訓佞為口才

子曰焉用佞與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厚薄夫子曉之曰汝以不佞為雍惜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

已亦焉用佞為哉佞者一時應答人全以利口給辨撰出說話全無真實之意心口不相副則指尤取怨徒多取憎於人亦何益之有哉汝以雍為仁仁道至

大我雖不知其有得於仁否。如以雍為不佞。正雍之所以為賢也。亦焉用佞哉。汝之所惜。正吾之所取也。

疏義 朱子曰。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言仁有籠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賦。○陳新安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雲峯胡氏曰。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

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蔡虛齋曰。口給之給。辨也。非辨也。○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正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

附考 夫子只重關他佞字。不重論仁字。正與或人針鋒相對。以或人亦不重美其仁。而重惜其不佞也。首句焉用佞。是接口便折倒他。不指仲弓身上。看下禦人二句。只泛言佞之壞處。可見不知其仁。其字方切到仲弓。不知二字。全要輕放。末句焉用佞。正是深許仲弓處。亦正是深折或人處。○屢憎於人。時解作見憎於賢人。君子說。蓋本新安俗人所賢。正人所惡。句來。若如此。則猶覺得佞字好尚。有取悅于人之時。其實口佞底人。一時撰得說話好。抵當得去。然過後全無情實。亦有臨時便被人識破者。皆不免於惡也。看戰國一班遊說人。大驚小怪。恐嚇人君。全無情實。只要抵當一時。也有憎之而不信者。也有見信一時。及

知其無實而深憎之者。佞字不作詭諛一流看。多用大帽頭。蓋煞道理。或借事勢來恐懼人。所以朱子又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若賢人君子。豈被其驚嚇者乎。不知其仁焉。用佞字。正要離開仁字。看仁是全體。不佞所以賢。未便是仁處。

子使漆雕開章全言

此章學貴見道之真。而不可自足也。仕學只是一理。夫子獨使開仕。諒必信之有素。然仕有許多般。一才一技。皆可仕。開以未信對。便是不安於小成。篤志正見有求信意。在故悅使開悅。開總非兩意。學即學。即仕亦非兩件。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

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論語

夫子一日使弟子漆雕開者。出仕為政。必其學有所得。而可以用於世也。開對曰。人之為學。須於斯理見得透徹。而深不疑。然後可出而治人。吾於斯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至學優。而仕時也。觀開此言。足徵其所見者。大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於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可謂篤志於學矣。故夫子悅焉。可見君子於斯理。隨其所得。而適於用。尤必信其所得。方可大其用。夫子悅開之心。非即復開之心乎。

論語

朱子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深淺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

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為餽。吸計耶。使效一官。修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違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未能信。未須說行在目前。便有些小窒礙處。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他把箇仕都輕看了。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未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

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雲峰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進所。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蔡虛齋曰。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林次崖曰。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合當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恁底做。不恁底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呂晚村曰。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

意外故說○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附 悉斯字指此理而言可包得仕字仕字却包不得斯字蓋此理自日用常行以至盡性致命與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故包得仕字仕不過此理之見諸事業者耳故包不得斯字艾於子坐箴子說仍得說其可仕只斯字猶未看真耳○漆離開若見不得斯字却信箇甚麼若實能盡得斯字又不必曰未信矣程子見大意是於斯上得之朱子篤志只於未能上見之論次第則必先見大意而後能篤志非既篤志了然後能見大意也若單說見大意不獨混入曾點狂者境界其於吾斯未信分上亦不親切說其篤志朱子較程子更進一籌勿統將兩意混看謝註不安於小成小成對見大意不安便有篤志加功意○仕字有大小斯字無大小效一官修一職仕也治必唐虞功必三代亦仕也惟仕字有大小故雖未信不害其為仕也若斯字一毫分量不盡直是欠缺即仕字分

上亦必有欠缺矣此斯雖未信而可使之仕自知其斯之未信而子不覺其說反覆看道理愈圓愈妙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此夫子不忍忘天下之心玩首末二句總是始終為道倦倦不忘至意因道不行故發此歎其欲由從已說由無裁皆無聊之意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桴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後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序 講 夫子憂時憫道而歎曰我之周流四方本欲行道耳今世不我用道其不行矣吾何為是棲棲乎不如乘桴浮于海而永與世辭也吾門弟子可以從我

遠去者其惟仲由與此夫子自傷其不遇而作無聊之恩也子路勇於義一聞此言遂信爲實然而喜其與已子曉之曰我欲浮海我已勇於去世矣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然天下事有可必行者有作是想而終未可必行者尚待裁度惜由不能裁度其理以適於義也海豈真可浮乎由何弗之思耶

附錄朱子曰謝氏以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何必迂回宛轉曲爲是說夫子之言正爲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籠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

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新安陳氏曰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善而有誤勇決行之者

附錄或問語類有二說原不相背蓋論目前浮海之嘆不過因世無賢君故有遠遯之思纔說子路勇可以從行則恐不勇便去不得可見此時亦尚可以不去而於中國有餘望也裁度事理亦只是見中國猶有可爲不當勇決而行非謂海終不可浮也若謂海必不可浮而聖人徒爲假設之言則非憤世過中卽虛言無實豈聖人之行哉如甚不獲已則亦可浮而去之又是推到後面去此看聖人到四平八穩時也○子路以爲實然是當聖人目下便行不知聖人此時尚有商量在喜只是喜夫子之與已非喜夫子之實浮海也美其勇根喜夫子之與已句譏其不能裁度義理根子路以爲實然句次崖只作激其進道說

脫離章意矣

孟武伯章全旨

此章總見仁道之難全也。以仁字為主。才只帶言。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仁必全體不息者。始足以當之。三子日月至焉。故難許以仁。章內不知是正答。可。使是帶言。或重才輕仁。或仁才並重。或謂武伯有用才之責。故以可使告之。或謂三子不宜以才自矜。故以不知勉之。俱非本章正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虞請

聖門之學。莫大於求仁。仁非全體不息者。不能一日者。孟武伯問子路於夫子。以為夫子弟子如由者。果全其心德而為仁矣乎。子曰。仁道至大。其存也難。必其終有其。也難。必其終無由之。仁或有或無。吾不能知也。

疏義

朱子曰。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

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

附錄

日月至焉。朱子謂亦必實到一番。但至便是在至。而復去便是。或在或。自不能必其有無。故不知自是正答。非隱之而不以告也。然武伯學問淺。更在子路之下。如何知他。或在或。境地所以下面又問。全體是橫說。不息是豎說。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武伯以為知弟者莫如師由之仁在夫子未有不知者必知之而不肯言也於是又問仍欲知其仁云爾子曰吾知由也有治賦之才雖以千乘大國可使治其兵賦時其訓練能有勇也作其忠義且知方也此其可見之才也至于其所學之仁則雖能治賦而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

論義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論 註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時解因此謂仁不可見所以不可知將不知二字看得影響豈知仁原非不可見之物三子學問夫子了然胸中只是日月之至自不能必其有無耳若仁果不可見則聖門竟是空虛寂滅之學矣殊不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都有事功可驗非只完一心體便罷了也○可使句須連下不知其仁句作一氣講若斷住可使句另講將不知其仁句再找則下三句依然是引武伯用才矣不然亦論才是論才論仁是論仁似聖人一時說話有兩般主意矣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原 夫既不知由之仁則求可例矣而武伯又問求也何如亦欲知其仁云爾

子曰吾知求也有為宰之才有如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可使為之宰撫眾綏民則無不足也理煩治劇政無不舉也此其可見之才也至于其所學之仁則雖能為宰而未必純全亦由治賦之由焉耳吾不能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原 夫既不知由求之仁則赤可例矣而武伯又問赤也何如亦欲知其仁云

耳子曰吾知赤有與賓客言之才若令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以昭國威內不貽羞於寡君也以通鄰好外不起釁於諸侯也此其可見之才也至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應對而未必純全亦猶治賦之由與

為宰之求焉耳吾不能知也總之仁之為道大而難全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雜始終維一而無一息之間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才而未信其仁誠以發於外者可用而蘊於心者難全也

疏朱子曰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麓率非聖人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亾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呂晚村曰此章不定泛論人才是要令人識得箇仁字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

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附朱子云仁便是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皆仁了若全體

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也觀朱子此說所謂一事上能盡仁者乃指一事之徹始徹終而言如求可為是實有為宰之才後來為季氏聚斂亦是此一事上未能當理而無私也由治賦是實有治賦之才後來不得其死亦是此一事上未能當理而無私也若謂三子無一事之當於仁則夫子當直謂其無仁而不必以不知答矣蓋日月至焉原不是略見得便休朱子所謂必實到一番故知三子地位已高從源頭看下則三子既不能全體不息即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之一事亦不能當理而無私若從功力上逐節看則三子日月至焉是仁日月至後難保其皆仁故以為有而或無以為無而或有不有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也然要之大段已好了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亦斷非後世譎詐之兵綜覈之吏伎口之辨也○才者德之餘也聖人稱其才亦是仁裏面

事但語以全體不息則不能耳

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此夫子借回以進賜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此章既自知而又能自屈。聖人亟與之重。自屈上正鼓其奮勵之氣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序論子貢好方人者也。夫子恐其昧於自知。一日忽問曰。汝與回同事。吾門自視所學。與回孰愈。蓋將觀其自知之明。以激其進機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

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序論子貢對曰人之分量淺深高下自有不可誣者。賜也豈但不能愈回亦何敢望回乎。蓋道以聞而傳。學以知而驗。回與賜均此聞也。而知則大異。回也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如所聞者一。即以知夫十於天下之義理。即始徹終無不默識而心通也。賜也姿稟既庸。工夫又淺。如所聞者一。但以知夫二於天下之義理。不過因此識彼。漸次開明而已。賜望且不敢愈云乎哉。子貢之言如此。蓋自以為弗如回也。

疏義朱子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

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直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簡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慶源輔氏

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陸稼書曰。此夫子以回進。賜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沉潛高明之分。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理不如顏子之精。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

附 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兩以字俱着。力顏子以知十。是用他明睿方能照見。始終子貢以知二。是用他推測方能因此識。彼朱子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之喻。當善看。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此二句正好分別用。

明睿以照之便。與耳順心通者不同矣。有始終便有限際。則與無所限際者不同矣。○時解以聞知為滯於迹象者。固非。謂學不外於聞知者。亦非。是子貢何不就力行上。與回較高下。只為平日多在知上用功。故舉知來說。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序** 夫子因而進之曰。女云不敢望回。女自謂弗如回矣。自我言之。女之造詣誠弗如回也。但人有不及處。多不能自知。即知之亦不肯自屈。學業安能長進。今子自以為弗如。是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矣。吾與女正在此弗如也。此夫子許之。所以激其進者深矣。

疏義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呂晚村曰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附錄上句弗如只是就子貢現在造詣而直斷之自知自屈二義都在與女弗如上說人於不及人處多不自知即知亦不肯屈服重自屈邊註中而又字甚分明輔氏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都是後來推說

宰子畫寢

聖人深為惰行者警首節重何誅其詞切而使之警次節重改是又引咎自家以使愧

宰子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汚與平聲下同畫寢謂當畫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蝕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序講士君子之為學也終日惕厲而自強不息者亦云勤有功耳乃聖門如宰子者一日當畫而寢志氣昏惰甚矣夫子責之曰人之神志日奮則日新日佚則日做譬如木之堅者方可雕也若夫朽木雖欲刻畫而無所施其巧矣牆之堅者方可朽也若糞土之牆雖欲粉飾而無所用其飾矣今子也其甘為朽木糞土之牆矣昏惰若此教無所施矣於子乎何所誅責哉

疏義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土之牆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畫寢故學莫先於立志○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頽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附參 志自是主。氣自是輔。陳新安志先情。氣隨而昏。推原最好。但到得氣昏時。則志愈惰矣。此立志勵氣之功。不可不交須並進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矣。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

厚 講宰我平日所言者。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是行不及言甚矣。故夫子復重警之曰。予之昏惰固不足責。而吾則有深鑒於予矣。夫天下聽言甚

易知人甚難。我始之於人也。以為能言者。必能行。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如是。不復疑其素履何如也。自今以後。吾之於人也。聽其言。必觀其行之實。看是如。何不敢遽信其行矣。吾果何為而改聽言信行之失乎。蓋於予與改是焉。豈得已哉。觀予言而所以警宰予者深矣。凡為學者。可不自勵乎。

疏義 慶源輔氏曰。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附參 上節既言不足責。以深責之下節。又自言改失。以重警之。胡氏非一日之言。不必從。○註明云。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此失指聽言信行。說語意謂。始吾於人聽言信行。不知差過多少。人自今以後。吾當改信行而為觀行矣。時解動云。吾無異於始之。吾人有異於始之人。一似始之人。可以信得過。今人必待於觀。若然則。夫子本無失處。又何以云於予改。是乎始字。是夫子自言前此耳。時解講到世風淳厚。上可笑。今吾於人亦非現在實事。言自今以後當如此也。

若已聽言觀行而又呼予以教之則並今吾句亦屬前此矣尤可笑

子曰吾未嘗全信

此夫子歎剛德之難。只重首句。不為辨剛而發。下不足或人之擬者。正以見剛之難見也。知慾之非剛。則知剛之所以為剛矣。必如曾子之反身循理。孟子之集義養氣。始足以當之。○剛字中有剛之體。有剛之用。却未下註脚。但有想像。唱歎神情。賴有或人一疑。乃得與慾字對勘。分明則下截亦未可輕。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捨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原夫剛者得乎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義以養成之。內而沉深果毅。外而磊落光明。不為事物所屈。不為利害所動。此固聖賢之為。而非家傑所能幾也。夫

子有見於剛德之難。因發歎曰。夫人必有剛德。而後可以任道也。然而徧觀天下。還顧及門。求其可以剛名者。吾未之見也。蓋子所云剛。是得於天者。優養於已者。裕非人易及。故歎其難見耳。或人不知。遂妄為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棖者。固剛者也。夫子何云未見。耶。子曰。人惟心之無慾。方可為剛。今棖也多嗜慾。則凡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焉得謂之剛。蓋慾則不剛。剛則無慾。若申棖不過血氣之悻悻耳。使得名之為剛。則天下之剛者不少矣。夫子何為有未見之歎耶。

疏義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棖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

怕有慾。剛也是難得。無慾便是剛。真難得。如那撐眉弩眼。便是慾。申棖便是慾。

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為剛。○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寡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克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問慾欲何分。列朱子曰。無心欲。

字虛有心欲事實二字亦通用。○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比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呂晚村曰。剛字兼質與學說。

附 註引程子人有慾則不剛。剛則不屈於慾。兩則字既下。斷分明。而語類尤

善謝氏之說。况朱子云。剛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又云。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觀此則剛慾正。是敵頭。不得謂無慾之外。又有剛也。雖朱子亦有柔而無慾。剛而無慾之說。然此只言資質不同。所以下便云。要有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

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觀此則夫子所思之剛正是有學問而見理明故勝得慾之剛彼資質雖剛而學問不進見理不明終不能勝慾而進於無慾之地則非剛之難而無慾之難人第患剛不能造至無慾不患無慾不足為剛也彼柔而寡慾誠能學問進見理明已能勝物自不為資稟所限而全其剛德矣今人動云剛不止無慾看大了剛看粗了無慾但未是○諸說謂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慾此自是而非只坐着慾之外猶有許多事不知天下甚麼事不是嗜慾害之不但聲色貨利即嗜功名嗜節義都是慾故朱子謂那撐脊弩眼便是慾程子亦云所慾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可見慾字該得極大極細纔不屈於慾便已不屈於物纔屈於物便是屈於慾豈有兩樣○時解謂無慾而不得為剛者如澹泊寡營一種人究竟澹泊寡營之人只是見理不明中無決斷豈當得無慾二字到得無慾則此純在天理豈豈尚不得為剛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便是剛德上工夫但止說以不行便有這慾

在自然無慾仁全而剛德全矣○或曰剛與柔字對不與慾字對不知易雖有剛柔之名究竟柔字對不過剛字天地間道理只一剛而已而柔者特委曲以全此剛也此聖人所以惟思見剛德也○纔有慾早不明是非惑於利害人祇見得剛是本來天德自然無慾一層未見得後來做工夫全剛德只在無慾上慾去一分則剛德復得一分誠無慾之盡更有甚撓屈不可謂剛

子貢曰章全有

此見大公無我之難不欲無加一氣讀方見得他然仁恕之異只在無與勿上分吾亦欲子貢不是矜詡但不識得以已及人便是仁者事只信口說出便是未曾下工夫來夫子謂其非爾所及正鼓他踏實下工夫非謂其終難及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所不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序論 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我與人同此心，同此理也。大凡非禮之事，我所不欲，人之妄加於我也。我亦欲無以此非禮之事，妄加於人。夫推己及人，恕之事也。猶可能也。若不欲無加，此是本體明淨發出，盡是不忍之心，非萬物一體心德純全者，不能子貢何易言及此哉？夫子因抑之曰：賜也，爾言不欲無加，吾何敢必爾之終不及此。然非爾今日之所及也。亦於此求勉焉可耳。

疏義 朱子曰：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呂晚村曰：無加之為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為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子

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陸稼書曰：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曾在這箇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為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為習俗所固，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為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克，尚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芽，如何可輕說得箇無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為容易，則用力必疎。疎則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為易而驟進，繼必見為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

附錄 我不欲二句，是仁者之事。本章只見仁字，意未見恕字。意恕字是程子借來對勘，非爾所及，只就現在言，不是勉他後日可及，亦不是當下煞住了見他

不及便休只因他信口道出自然便是不曾做工夫故夫子喚醒他非爾所及使他猛然覺察方好下工夫徒以為進子貢者固非徒以為抑子貢者亦非○須知無字上無工夫可做既無工夫可做則非爾所及者如何可及耶退一步做工夫只是事事物物在一不欲勿施上着力體勘着力推行到得由生而熟時却已到手○仁者只一不欲自然無加耳子貢於無加上却下亦欲二字便是他心裏要無加而尚未能無加也非爾所及已於此二字中道出然未能無加而却只以亦欲二字警過便是不肯痛下工夫故夫子以非爾所及一指破之而做工夫已在無字之前欲字之內矣○稼書看出氣質習俗私欲三種然氣質之偏習俗之染總只一為私欲所蔽耳克去私欲則氣質之偏自化而習俗之染頓除矣三項只是一項亦只是一路做工夫

子貢章全言

子貢得聞性道之後而深歎聖教之有序也聞不聞雖就學者言然不阻人以

可聞不強人以不可聞正教不躐等處須就立教上想像追思寫出悟後光景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序講

子貢既聞性道之後不禁恍然歎曰凡人學力有淺深故聞道有難易夫

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動為威儀而燦然昭著發為言詞而秩然有理者所謂文章也夫子嘗以教人而無行不與者也學者皆可得而聞者也若夫仁義禮智稟於有生之初而為性元亨利貞運於於稊之中而為天道夫子亦嘗言之但其旨淵微精奧示之必視乎其人又必俟乎其候不可得而聞也學者亦勉為可聞之地而可哉

疏義朱子曰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子貢亦用工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西山真氏曰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

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元妙以嚙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以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陸稼書曰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人文章之時有教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文章內得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說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呂晚村曰文章可聞處煞有工夫○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卽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是爲曾子而發所謂教不躐等也曾

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說來止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修為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

附參語類云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教不躐等是正說一層實不可以耳聞而得之是補說一層蓋聖人自是教不躐等不肯輕言以學者學力未到上達時鎮日叮嚀做甚麼且要他隨地做工夫而不必馳心於玄渺之域然即有時言及此而學者學力未到則雖聞而不能深明其意亦如不聞一般故曰不可以耳聞而得之○文章既兼威儀文辭豈文辭可以耳聞威儀亦可以耳聞乎故知聞字只是領得知得意非僅聞其說也○文章之可得而聞註中明云固學者所共聞蓋聖門之教如文行忠

信詩書執禮又如溫良恭儉讓與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之類皆夫子之文章當時學者無不從此下工夫故皆可得而聞○今人多脫却罕言只像說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一般又或像夫子終日言之孔門弟子皆哀如克耳一般總是於罕言欠體貼也○体用一源顯微無間文章性道固不是兩件文章工夫做透固即通得性與天道然子貢此時却說是一箇可得聞一箇不可得聞要離開說見其懸絕非合併說見其一貫也○文章既訓德之見於外者則聖人之動靜語默該括盡矣可知聖門教人只此是日用常行教法從文章做到至處皆可聞性與天道若文章做工夫不到皆不得聞性與天道文章是下學工夫性道是上達境界等級縱不同做工夫却只在文章上

子路章全書

此狀子路勇行之心也○僅謂無不行寫其勇未足寫其勇行之心惟於寸衷迫切方聞時未行恐聞頃刻不少停處摹寫之三句作一氣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原講記者謂人固貴於聞善然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勇與不行等惟吾子路者具兼人之才負果敢之氣固勇於行者也而其勇行之心如何狀之但見爾時方有所聞也聞之即欲行而當未之能行時其心便惕然不寧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孜孜勉勉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蓋無俄頃之暇者其勇於體道之心誰得而及之哉朱子曰可見聖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呂晚村曰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此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便皆是子路此視為未能行時候。○惟恐有聞只

是未之能行中猛著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附錄麟士謂十二字須作一氣讀知此則不單着眼惟恐二字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八字只在有聞二字時見得蓋方有聞時原自不加打點俄頃之間自是行不及時候然子路此時未之能行而已唯恐有聞矣惟恐只在未能時未能只在未聞時若於未之能行下再作停頓舉擬則失之矣。○記者記此只是見子路勇於為善不可及處夫子退其兼人自是別章話頭牽扯衛事朱子已剖斷之晚村謂記者言外針子路病痛大非章意。○惟恐有聞恐字昔人有作恐惕之意非怕後聞者極妙蓋作恐怕後聞則恐字止粘後聞上說惟作恐惕之意則恐字仍粘未之能行上說乃是急於行非欲緩於聞也。

孔子論語

此節取文子之事以表諡法之公子貢因人疑諡分明不足他素行也夫子只就諡原諡非許其人也玩是以也三字語氣亦不必求備意是以與何以緊

相應此答問體非評論體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聲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原義昔孔文子得諡爲文子貢疑其人不足以當之乃問於夫子曰諡者國之公論文者諡之美稱孔文子之爲人似無足取乃沒後得諡爲文果何以謂之也子曰賜疑文子之文乎國家之名號不濫予人而人有一行足取亦不沒其善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文子資質雖敏捷却不敢自恃而能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文子雖爲大夫却不以勢位自高凡位在已下者問之不以爲恥夫諡

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文子之好學下問如是是與諡法相合所以得謂之文也子亦何疑哉

疏義朱子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呂晚村曰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卽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以取當勸學好問之例耳

附考蘇氏註補出文子之爲人正爲子貢何以二字叙緣由也夫子下是以二字固是不沒其長亦正是節取之意其此外之無足取亦可見矣○衛使文子治賓客則其能通典故而辭章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但敏而能好下問而不耻所以爲難耳若其積倫棄義其於學問之根本都差了

此美子產行事有合於君子之道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其行已等句是其有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君子甚難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則合道處已非一端安得不歷舉以稱美之。○木文固不得於四者之外合不足之意若夫子當日確下一箇四字自不是全體君子時解便下文而惡精理解故攢外註吳說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序 夫子謂世不乏才智之佐功施上下而不合乎道亦何取焉吾觀鄭大夫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焉四者維向彼恭以待已君子之道也子產年少而冠諸卿吾懼其才大而驕位高而侈矣乃其行已也過儉來而退讓居成功而

抑遜其恭也有合於君子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歷相而更數主吾懼權重易凌任久則震矣乃其事上也內竭忠以盡智外畢力以禦侮其敬也有合於君子也惠以育民君子之道也鄭方疲於奔命其民窮窮宜餒之以惠子產一意噢咻修詞定謨而外息兵戎之患簡征寬賦而內有厚下之恩殆有合於君子之父母斯民矣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鄭方習於淫靡其民翫翫則宜糾之以義子產一意振飭鑄刑書定章服而上消怙侈之強族都鄙立鄉學設而下無疲靡之民情殆有合於君子之教誨斯民矣夫子產修此四者於上下人已之間足以能尊主庇民而鄭國賴之豈非春秋之賢大夫哉世之有位而不盡道者聞子產之風其亦可以少媿矣

朱子曰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

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者皆禮之端緣此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已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旌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有服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由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大二三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伍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

國之才非當時所可及○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皆謂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呂晚村曰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方是子產之惠義○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即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附錄 此章槩謂子產於四者之外不能盡君子之道作貶抑之詞固屬蛇足然夫子實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一句則其不能全合君子之道可知夫子於行已事上使民養民人己上下之間既皆各得而猶謂其不能盡合於君子豈君子之道有出於恭敬惠義之外者乎曰此以恭敬惠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觀朱子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使是各就其一節而言恭只指謙遜敬只指謹恪惠只指愛利義只指剛斷若從全體

上做工夫徹上徹下徹內徹外只一字可以貫徹於上下人己之間已不得分列之為恭敬惠義矣觀中庸篤恭而天下平則一恭字可盡君子之道矣夫子告子路脩己以敬則一敬字可盡君子之道矣惠若是心德慈愛之仁則可以統四節而兼萬善矣義若是揆度事物而根於心之制則無往而不得其宜矣今人不將此四字看做君子之道之一端而謂四者之外非子產所能全是徒欲得聖人語意而不明義理者也○玩其字着眼子產身上子產之行已合於君子謙遜之一端子產之事上合於君子謹恪之一端子產之養民博民合於君子愛利剛斷之一端乃時解動云是溫溫之君子是翼翼之君子是仁育義正之君子則子產上下橫豎皆是君子矣不知子產是恭敬惠義上合於君子不是以君子之道而行恭敬惠義也○恭雖只指謙遜然非徒容貌謙遜而無恭遜之心也敬雖只指謹恪然亦非徒執事謹恪而無謹恪之心也○恭內外看只謙遜於行已分上較切謹恪於事上分上較切耳

晏平仲章全旨

此表平仲以敬全交之道上句稱其交之善下句久敬正表其所以善也蓋交以情相與則敬為難交以久而仰則敬尤難久而敬此其所以善也然是交久而敬不是以敬而久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原註子曰朋友為五倫之一人亦孰不與人交而能全其交者往往而鮮則交

之不善故也惟齊大夫晏平仲則善與人交焉何也人之相交以情親者未必盡禮即或能敬至於久亦習狎而怠忽生矣由是嫌隙易起而交不能全矣惟平仲一以敬相與外而禮貌之殷內而誠意之孚雖久而不衰也丘在齊與平仲共朝夕者凡八年固知平仲之為人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已豈不可為交友者法哉

論語朱子曰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用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呂晚村曰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

附錄近日時解多將崔慶陳鮑等事說做晏子所交中吾不知此章爲夫子之論平仲交道耶亦論平仲當年事實耶且平仲之於崔慶等何以遂謂之交更謂之久敬耶說者又因謂卿大夫之交與布衣不同定當切晏子時事爲要晚村又推而論之以爲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且謂敬則無所不宜夫君子小人庸衆一槩交之尚可以言交一槩敬之尚可以言敬猶不謂之機權作用而爲聖人所許可之交與敬耶若謂交指從常交接言

敬字大無所不包如呂前敬以直內之說吾恐聖人雖無兩敬字然敬亦有精粗大小之分今謂徹內徹外無非一敬恐平仲亦當不得這敬字此朱子謂盛德而有常者晏嬰不足以當之也吾謂此章原是夫子節取平仲之交道專主所與交之友而言故註引程子人交久則敬衰之說並非泛指事上接下之說敬亦只是平仲所交之人能以敬待之而不流於狎昵之私愈久彌篤而不衰爲人所難能故夫子稱之何嘗謂君子小人庸衆皆在其度內耶又謂敬字只指禮貌平仲身分只到得如此此又非也使平仲中無誠意而但以禮貌爲敬則亦作偽之尤者耳夫子何以稱其善耶敬自兼內外但非全體主一無適之敬耳

感文仲章全旨

此見諂瀆鬼神之不得爲知文仲在當時有知名夫子直指其一節以見他不知亦衆好必察之意不曰焉得知而曰何如其知謂是何等樣知也此正夫子

之微詞。○呂晚邨曰：是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回歸於不知，宜矣。

禮記子曰：人必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其所不可知，乃謂之知。臧文仲人皆以為知矣，吾不論其他，即以作虛器一事言之。龜有大龜，雖以决疑示兆，非能司禍福之柄也。文仲乃為室以居之，以為龜性喜靜也，而靜則惟山，於是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龜性又喜潔也，而潔則惟水，於是畫藻於稅，以象龜之潔。真若大龜之居處於是，而吉凶禍福可以卜而趨避之也。夫知所務之為知，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事鬼神如此，其心之惑亦甚矣。人皆以為知，吾不知果何如其

為知也。

論語朱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來？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稅，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又曰：藏書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稅，以藏

之，須是它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瀆鬼神。二者常相關。○蔡虛齋曰：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向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略矣。此豈智者所為乎？

附錄本文只見他瀆鬼神處。朱子必補不務民義說者，畢竟務民義是根源，誠用心於人道之所當為，豈有紛心於不可知之鬼神之理？又須知瀆瀆鬼神便

是一心倒。在吉凶禍福上。吉則為凶。則不為福。則為禍。則不為。豈復思量道理。合如何。只此諂瀆處。便是不知。非不明是非利害。而聽於鬼神為不知也。○文仲不知者。三夫子已嘗言之矣。朱子所謂却占頭項多了。故不知自是。文件本分不獨居蔡一事為然。何如二字。原有來路。蓋因人皆謂其為知。而夫子乃曰。何如其知也。若不善會意。貼煞居蔡之山節藻稅為不知。則語意便死煞矣。此與孰謂微生高直一章之借証同。○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之故語。甚嚴切。非宛委商量口吻。

令尹意全信

此見論仁者不可據事而信心也。見仁之難知。不可以苟難為悅。忠清以事言一節之善也。忠矣清矣。是許之之詞。仁以心言。乃心之全德。未知焉得仁。是不與其仁各開說。若因不與其仁。先將忠清說的輕易。則不見二子利行之高。並不足以見仁之難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序講春秋時人臣徇私忘君。幸亂圖功者多矣。子張有見於子文。文子之制行。若有可取者。因問曰。楚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為令尹。夫令尹楚之上卿也。高位頻加。未有不沾沾自喜者。而子文竟無有喜色。三仕則必三已之矣。人未有不戚戚然憂者。而子文竟無愠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且方其已也。則舊令尹去。而新令尹至矣。子文則以舊日所行政事。凡可以利於國與民者。一一告新令尹。使之有所依據而行。而絕無猜嫌妬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又如此。夫子以

爲何如子曰斯人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據他行事可謂忠矣子張又問曰制行如此亦難矣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於理今子文之行事如此然未知其所以然者果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焉得遽許以仁也

疏義朱子曰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

附參朱子謂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又須看他告得是否以無喜慍必以告者見他無私未見他當理也然此亦只就本文平允說若考其生平所爲無非僭王猾夏則其心亦安得純然而無私也按註不但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

而必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倒從他用上推勘他本體固自有難信處○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特下兩其字最有意蓋只知在楚言楚而楚之外如僭王猾夏之事皆不顧也不知有其身亦僅不知有文子之身耳其身所行之當否彼亦未之問也二句是極贊他忠處然未知意亦不是於此外另看出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聲
乘去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

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以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任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又可見矣。

序講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其君莊公。當時有同惡相濟者。有隱忍苟安者。獨陳文子不肯安亂人之國。雖其家有馬十乘。可謂富矣。竟飄然棄而去之。無一毫貪戀顧惜之意。及至於他邦。見其臣僭亂不忠。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不可與共處也。又去之。之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亦不可與共處也。又違而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可謂清矣。子張又問曰。制行如此。人所難能。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外之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文子之行。雖清然。未知其所以然者。果真見義理之

當然而非迫於利害之私否也。亦安得遽許以仁。總之人之行事。易見而心術難知。彼子文。文子必其忠清。猶未至也。若古來大忠至清。如伊周夷齊者。豈不爲仁哉。

疏義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然則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爲矣。故程子以爲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某注中亦說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

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舍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于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雲峰胡氏曰。子文知有楚

則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蔡虛齋曰。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其事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附錄** 潔身去亂。去得自是當理。然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則是無私心。而自能當於理者矣。若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則此一事雖偶當於理。而心之私欲自在。此又就他本體勘破他用處也。○從仁之全體內流出來。底忠清。則卽忠清。亦可以知仁。聖人既說未知。則二子斷當不得仁矣。而忠清亦無本之忠清耳。○未知仕已之當否。所告之何事。固未必當理矣。卽忘身爲國。然不知有僭王猾夏之非。亦豈無私之盡。未必果脫然無累。免於怨悔。固已未必無私矣。卽潔身去亂。而究不知討賊之義。又豈盡爲當理乎。語類子文無私。未必當理。文子當理。未必無私。特大段言之耳。

此夫子以再立善思之準。夫子與文子不同時。不過聞往事而評之。見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也。窮理明也。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重果斷邊。○此只是論文子。而他人不可誤學。意在言外。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諫。而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序論 魯先大夫季文子者。凡事必反覆三思而後行。其心以為處事之道。必如是而後可也。而不知其思已過矣。夫子聞而譏之曰。人之處事。固不可不思。亦

不可過思。故事之至也。始焉未得其理。必仔細思量一番。到思而得之。猶恐所見之未確也。又平心易氣。再斟酌一番。如是則是非可。否無不當。理其思斯已可矣。何必三思為哉。處事者宜以文子為戒矣。

疏義 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

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思之有未得者。須着仔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了。○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得到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

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且如凡事初一番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已可決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是箇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雙峰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蔡虛齋曰。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為三次思量為三思也。○呂晚村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

附錄時解動云。只還他再之可。不貶駁三思。此病原從口論思。不論文子上來。夫只論思。不論文子。則季文子句不必記。而子聞之句。皆為多設矣。朱子云。雖是聖人就文子身上論。然聖人之言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是常法。大槩當

如此。朱子此言。只為聖人言語道理無所不盡。非謂論也。不論文子也。○程子明云。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可見文子初思原是向善。故再則已審。惟三思不已。所以起出私意來。若說思能正用。則不妨於三。此但為文子公私並營而發。如此則文子始思已不善了一思。不可而夫子猶教之再耶。惟始思未嘗不善。只教三思不已。害了事故。夫子以再字割斷之。或問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見何用。三思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見三思亦何益。只是夾說在這裏。○再字一頓。朱子窮理意是從再字內看出。斯字甚斬截。朱子果斷意是從斯字內看出。○學問求道之思。指此理未得者而言。乃格物致知之事。苟思之不得。雖三思而不厭其詳。若臨事時須又就此一事上思。其是非之當否。苟素常理明。則一思已得。再思而無不審矣。又何用三思為哉。○季文子想是箇半上落下底人。

此夫子表武子之忠以立臣則重無道則愚上先出一知字以形之則知則愚只是一箇武子但人之知壞於巧武子以知行其愚所以卒能保身濟君而為人所不可及沈晦免患與內註不是兩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序請子曰天下有明知之人亦有愚鈍之人吾嘗觀衛大夫甯武子者當邦有道時而內變不生外患不作則見可而進相時而動是其智也當成公失國元咷爭訟於內晉文構難於外邦無道時知巧之士未免退避武子則冒險以從

是其愚也自人言之莫不謂愚不若知矣乃吾自其知而觀之不過安常處順循分稱職凡有乘時之哲靜鎮之才者亦能之猶可及也若自其愚而觀之則當國勢傾危人心疑貳之際武子獨能不避艱險其忠難又卒能保身濟君其才益難人所不敢為不能為者武子獨為之真不可及也武子賢矣哉

疏義朱子曰武子不可不為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能沈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深子之之辭○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哉文公以為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禍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

以為不可及。○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主角。只粹粹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其君。此其不可及也。○蔡虛齋曰。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

附參

朱說可包程說。不可看做兩解。單用程子沈晦免患之說。則武子之肝膽不見。若徒認朱子不避艱險一句。而略過卒能保身以濟其君一句。則士榮之愚亦不可及矣。何必武子哉。要曉得他周旋其間。盡心竭力。原是要保身濟君。但其至誠惻怛。不避艱險。是其愚處。能擺脫禍患。卒能兩全。是其沉之妙用處。

今人以為一計利害。便屬私心。不得為愚不可及。不知若自己計利害。不顧若國便是私心。當患難之際。要保身濟君。豈遂得為私心乎。乃武子以其心言。固雖被害而不辭。以其才言。則又能沈晦。以免患。何嘗相礙。來門人疑程子之說。異於朱子者。朱子解之曰。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終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可見不避艱險。猶未是難。卒能保身濟君。乃是難處。所以為不可及。今人從朱則從得一半耳。何嘗細味來。○學曾問沈晦免患。則仍是其知不可及。何謂愚不可及。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要看兩則字。不過武子一人耳。當知則知矣。當愚則愚矣。若因註中知巧之士一句。遂將本章知字看壞。則武子始終須作兩人始得。不知智壞於巧巧者。計利害之私。而止顧一身也。武子本知。惟其理明。見透當無道之時。他却知得一箇忠字。所以不避艱險。期於濟君。而後已。若把不避艱險。只看做期於效死。如何便不可及。則觀語類那一段。不是重保身濟君上。後人動以諸葛

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都。為。說。不。知。彼。之。鞠。躬。盡。瘁。自。是。平。日。間。事。非。保。君。艱。險。之。時。也。成。敗。利。鈍。固。非。所。逆。觀。然。亦。未。有。當。艱。險。之。時。不。欲。其。成。而。聽。其。敗。不。欲。其。利。而。聽。其。鈍。之。理。吾。知。諸。葛。當。武。子。之。時。所。謂。鞠。躬。盡。瘁。者。亦。必。有。許。多。維。持。調。護。保。身。濟。君。之。術。而。非。徒。以。效。死。為。愚。也。○武。子。原。未。嘗。有。知。愚。字。名。曰。則。知。則。愚。是。夫。子。見。得。他。如。此。知。猶。可。及。而。愚。不。可。及。也。是。夫。子。論。斷。他。如。此。有。道。只。是。無。事。時。無。道。只。是。患。難。時。若。君。明。臣。良。之。有。道。則。當。有。所。設。施。而。不。當。以。無。事。可。見。為。知。矣。若。止。君。不。聖。明。之。無。道。則。當。退。藏。卷。懷。而。不。當。以。不。避。艱。險。為。愚。矣。到。不。避。艱。險。已。是。人。不。肯。做。而。他。又。能。保。身。濟。君。做。得。來。停。當。其。愚。如。何。可。及。其。知。非。他。人。之。知。其。愚。非。他。人。之。愚。兩。其。字。最。當。着。眼。

子在陳

此夫子因道不行而欲傳道於後世也。勃然思歸，便含傳道意，非無聊衰颯語。

狂則必簡二字連看，簡正狂之本色。成箇狂人片段，即是章真率自得，便自斐然不知裁就。小子說所以裁便，舍中正補聖人裁之方，與思歸相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乎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然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序講

孔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而歎曰：吾之心本欲行道，今周流至此而知終不我用矣。吾其歸於魯與？吾其歸於魯與？夫吾之歸豈曰故國可思，桑梓足樂哉？意蓋在吾黨之小子矣。夫道雖不行於天下，猶可傳之於吾徒。今吾黨之小子狂簡者，志趣遠大，識見高明，而脫略於世事，看他規模體段已各斐然成就。

有文理之可觀固非卑庸之所可及矣。此正小子之可與造道者也。但志願太高學力未至時出乎規矩法度之外而不自知所以裁之以合於中也。若矯其偏反於正則可任斯道之重而寄我行道之心。此吾之所以欲歸也。

附義 朱子曰：孟子所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在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狷底人，成不是今日狂明日又不狂，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徽安陳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蓋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

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其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爲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卽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卽其畧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蔡虛齋曰：成章地位儘高，蓋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以勢利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事爲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而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在下風，乃是**附義**簡只在狂字之中，惟其志大一味向高遠處則不免略於事而簡也。成章只是成就得箇狂人做得有頭有尾，便是成章裁只是裁割之意，裁割其過中。

失正者而後可歸于中正耳。然却是當下便須裁割。不是恐陷於異端之弊。而後裁之也。○過中失正。不是他志意高遠。至於過中失正。志意高遠。正是他好處。聖人取其可進於道者。此也只爲他畧於事情。把道理之精微中庸處。都不當做事了。所以過中失正。而當裁也。人都將志大看做過處。畧於事看做不及處。裁其過中失正。竟似裁其狂而不裁其簡矣。豈知過中失正。全在簡處。裁正裁其簡也。使行不掩焉者。而一旦能掩其言。則得其中正。而爲聖人之歸矣。大全程氏輔氏之說。體貼最妙。○只看曾點暮春一段話。深得夫子用行舍藏之妙。是其志之高處。此何須裁。但點只見得到。却行不到耳。使裁其行不掩言之。病實下手做工夫。何至有過高失正之弊乎。○狂者進取。是聖人不得中行。欲取以傳道。喚緊一流人。朱子謂子路真成得箇勇。冉子真成得箇藝。一段是借說。非皆謂之狂簡也。勿誤看。○志意高遠。指他所見而言。是知一邊過中失正。單就行一邊說。○斐然成章。是狂底好處。不知所以裁之。是簡底壞處。狂自是

簡。故斐然成章。自是不知裁。不知所以裁。亦只就在簡者說。聖人欲歸而裁之。意補在言外。註所以下一故字。

雅美章全旨

此表清者之量。見其好惡之公。德量之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尅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世之人。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量。夫子特表而出之曰。吾觀古伯夷叔齊者。清介極矣。夫清介之人。疾惡太甚。往往狹隘而無所容。而人亦多怨之者。惟夷齊持身雖介。處心甚平。遇人有惡。未嘗不疾惡之。然惡其惡。非惡其

人也。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不追念其舊日之惡。其量之廣如此。故人被其惡者，咸愧其自取，而幸其不終棄我也。怨之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見疾惡不可不嚴，而取善尤不可不恕。古聖賢處已待人之道，莫善於此矣。

疏義 朱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呂晚村曰：畸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為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為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胸次。違問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于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節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為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于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附注 怨是用希，當看是用二字。蓋以夷齊惡惡之嚴，宜乎人多怨之者，不知他

只是惡其惡，非惡其人。其惡能改，即不念之。以是之故，斯怨之者希耳。希不是猶有怨之者。聖人說話下字寬，便是說人未有怨之者。不字下得甚，斬絕非是有心不念。只緣他胸中都是義理，人惡既替，他便與為忘了。無些子私意芥蒂於中耳。○亦非以怨是用希為不是舊惡之效。如此却先坐煞不念舊惡句矣。須知夷齊並不自知其為不念舊惡。此句無事迹可據。夫子因其清介而特推之耳。程子謂二子之心，非夫子其孰知之。特下一心字，正以其無實事可據也。只看是用二字便知。○聖人未有不惡惡者。人亦未有怨聖人者。怨是從夷齊之清上生來，不知清特較他聖人界限分明耳。非於惡之外有所加也。

孰謂直金言

此見衆好必察之意。夫子恐人竊直之名，以亂直之實。故於高嚴辨之。曲者直之反，乞鄰一事，便有許多委曲，故不得為直。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在。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子。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序講 魯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名。夫子舉一事以辨之。曰。平心順理。以應物之為直。若有一毫詐偽。則不得為直。如微生高。人皆稱為直矣。自我觀之。孰謂高為直乎。即如或人曾乞醯於高。使高而有則。應以有可也。高而無則。答以無可也。否則告以可得之處。令彼求之可也。而高不然。乃轉乞諸鄰。而與之。乞鄰則必不告以所乞之何為。及其與之。則必不告以所得之何自。如此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直者固如是乎。

疏義 朱子曰。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

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恁心術。

附錄 呂說案後。着不得斷語。似是而非。沈留微生高直一句。已斷明乞鄰而與。如何又要含糊起來。然則掠美市恩。反是字刻薄耶。不告或以無而必代為乞鄰。而與此。便是曲意徇物。不令或自乞。是欲掠鄰人之美也。而又自與之。便是市恩於或也。曲意徇物。是不直。掠美市恩。是不直。中作用處。若不勘驗分明。連孰謂微生高直句。亦成鶻突矣。○聖人若只辨直何為。獨舉微生來說。且論一人一事。必歸至當。自是聖人好善惡惡。公心又正。恐天下悞以不直者為直。群起而效之。則為害不小耳。謂非誅微生者。又非是。

巧言章全音

此戒學者立心之不直。上是工於媚人。下是陽為厚人。皆非本心之直道。故以恥字激發他。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之
足將
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序 子曰：人之相接，詞色體貌自有正理。若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足過其恭以悅人之意，是邪媚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而不為，丘亦恥之而不為焉。人之相交，恩怨親疎自有箇真心。如怨可解，則當釋其怨；如善是出於矯詐，而以不測待人，奸險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而不為，丘亦恥之而不為。彼世之恬不知恥者，方且工為邪媚險譎而不知止，奈之何哉。

疏 朱子曰：足去聲。讀求足乎恭，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

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險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附** 只為巧言令色說不盡，故又加足恭二字，便見他有心為諂媚。較前面對仁字說者，又進一層也。巧令足恭，亦不僅外為諂媚而已，其心必有所干也。匿怨而友，則其內懷險詖而外與人善，其包藏禍心更自可見。故謝氏二者之可耻，有甚於穿窬，只作一類說。大抵前一種是弱者必求後一種是強者必恃。○丘明耻丘亦耻，叠下兩耻之何等痛切，故知竊比意輕深戒意重。

卷之三

總見聖賢之志俱公而不私，而大小之分量則異。去驕吝俱是仁，上工夫。子路治箇吝字，然工夫粗，只在大端上說。顏子治箇驕字，工夫已細密，然猶未能無迹。夫子安信懷道理，隨感而應，使天下各得其分，蓋無不吝之迹，而人無不濟。

四書精義

卷之三

論語

無不驕之迹而已無不怠此真因物付物而不待較量於物我之間正是安仁地位視子路之公物於人顏子之公善於人自有大小之別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

顏淵季路侍於天子之側正學問相長之時也子曰子學於吾門必各有志向盍不各言爾之志乎

陸稼書曰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為指歸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愛之理却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大抵志是學問頭惱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橫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

附錄此志字雖不是用世之志却也不是泛泛說若大槩說箇志則聖門學問

工夫都要到萬物一體而已子路顏淵豈有不知又何難說一箇大帽頭話

曰我要萬物一體也只為志字各就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故

子路只做得公物底工夫只做得公理底工夫子路公物是去私粗一層

工夫離了車馬輕裘自家本上尚難著手然粗一層工夫未到欲做顏子細

一層必不可得也顏子公理是去私細一層工夫然願無伐無施便有伐施

之意在要說我並泯去無伐無施之迹亦不可得也此所謂隱微中念慮專切

惟在此用工故只得如此說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飲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服之也做壞也憾恨也

原註時則子路有志矣曰天下之物不可以自私由之願如有車馬並所衣之輕裘不欲私為己有而與朋友共雖至做壞而亦無所憾子路勇於為義識見高明不屑為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說義朱子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問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較別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陸稼書曰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

附錄子路車裘與共做之無憾是偶舉來說豈是靠此做工夫然他之去私只到得公物處即別做工夫亦只到得這地位若離物而言心體畢竟欠缺○畢竟子路資稟是箇尚意氣底人故做工夫便就這意氣上做去非謂其徒尚意氣也故朱子謂他必收斂方可到顏子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之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厚則顏淵自言其志矣曰吾身之德業俱不可以自驕雖有善可稱亦性分之所固有而人之所同得者况善量無盡何足伐乎回若有善願無矜誇而自伐焉人能立功雖有勞可紀亦職分之所當為而人之所共能者况勞績無窮何足施乎回若有勞願無張大而自施焉顏子幾於無我氣象渾然無一毫自恃之心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勞。是就事業上說。○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做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然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已。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於勞也。奚。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蔡虛齋曰。我有善。所在何有於已。願無伐善。我有勞。為吾所當為而已。願無施勞。○呂晚村曰。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不是自然。

字於此可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深。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樣耳。○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即二氏之秘藏耳。○陸稼書曰。顏子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為。伐施自無從。此亦萬物一體之懷也。

附 聖賢分上。都不是虛存願欲。子路雖止說朋友。然物我與共。已是不為私累。不然已落於矜氣好施一流。顏子無伐無施。原極細密。今人但云回無善也。而其願則無伐善。回無勞也。而其願則無施勞。如此說來。全無實在事業。不過虛張此願。何以為顏子不知善勞。是學問事功所必有者。坐定顏子不敢以善勞自居。求深得淺。顏子精神却全在無伐無施上。蓋顏子身心體驗。覺不能無之盡耳。亦非如常人矜謝自得。不過念慮隱微中。不曾渙然水釋。一水釋便是聖人地位。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原講子路言志時自謂公物無私矣及問顏子說來不覺爽然自失謂夫子當有進焉者故進而請曰由回之志夫子既聞之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竊願有聞焉子曰吾之志無他亦惟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先於我者有老者

老者有安之理吾欲養之以安安吾老以及人之老凡老之得其安方遂吾安之之志也等於我者有朋友朋友有信之理吾欲與之以信信吾友以及人之友凡友之得其信方遂吾信之之志也後於我者有少者少者有懷之理吾欲懷之以恩懷吾少以及人之少凡少之得其懷方遂吾懷之之志也隨此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應得之理如是而已合而觀之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力可謂實矣顏子則又宏焉無伐無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惟夫子則兼利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與天地同量矣又豈二子之所及哉

疏義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

之心○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

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伐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自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蔡虛齋曰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

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林次崖曰子路以物與物共者也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呂晚村曰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附安之信之懷之三之字雖極自然却有真實功用。在謂聖人必得位乃能遂老安友信少懷者。固將聖願看虛。謂聖人只動念便已安之信之懷之者。又將之字看虛矣。須看得老安友信少懷。隨地可以施行。可以自盡量已。侔於天地帝王而功不妨於及一家一國。方是聖人實在境地。○門人問朱子聖人不能消說願字。朱子曰。聖人也是願。觀此則聖人日日做安信懷之事。日日存不能

安懷信之心愈。欲然不足。愈見聖人分量無窮也。故註養之以安。與之以信。懷之以恩。三以字尚作施行說。而安我信我懷我之說。則另存之。以其太說自然也。

已矣章全音

此教人悔悟以自新也。已矣乎。雖說絕望。却是深警學者。能字直貫到底。註重內自訟上。內自訟是心上做工夫。真使無地自容。必克而後已。故註曰能改必矣。不是自悔了便休。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序論

子曰人不能以無過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然改過由心。悔過而悔過。

又由於知過。故人必自見其過而內自訟責。則其悔悟深切。過能改也。吾嘗以此望天下。而今已矣乎。人之有過者。非飾非以自文。即委靡以自安。吾未見有能自見其過而內自訟責。有以覺前此之非而切今此之悔者也。然則欲求改過。豈可得乎。吾安得天下有改過者。以逼吾之望耶。

疏義

朱子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

人。徒恁地說。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林次崖曰。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是慎獨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故嘆其未見。大註深切。悔悟。

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但內自訟便有此意思。

內自訟註有過而能自知者鮮是一層。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是一層。因本支而字一折也。只重在內自訟上。○能改只在悔悟深切之內。故註下必字。悔悟深切原只在內自訟之內。故註下則字。蓋人於爭訟之事必求其勝而後已。今內自訟必要克了那過方止。○既曰已矣乎。則似絕望矣。而又不曰不見。但曰未見。便是絕而未絕之詞。故註先下恐其終不得見一恐字。○自訟上加一內字。則是自家心胸中不肯放過。豈有不改便罷之理。故聖人嘆其未見。○內訟與慎獨又略不同。慎獨是一念方發。惟恐其即於人欲。內訟是此事已發而欲其復還天理。但其在人不見處用功。則一也。○悔是咎其已往。悟是並覺其將來。

七言全言

此夫子借已警人而當以學全其質也。必有忠信言美質易得。不如丘之好學。

言至道難聞。重好學上好學。所以克此忠信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序論子曰人之造道固貴美質。尤須學力。若但以質論。且無論九州之廣四海

之遙。所謂如丘者。不知凡幾。就是十室之小邑。其中亦必有忠信之質。如丘之純朴無偽。篤實不欺者焉。但人皆有其忠信。而不能向道而有成者。蓋以自恃其質。不如丘之好古敏求。孜孜於學以克此忠信之質也。人苟好學以克此忠信。則將可以進於神明而入於光大矣。不然徒諉於質之不美。豈不過哉。

疏義朱子曰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聖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

耳。今其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眾人無異者。則失之矣。○義剛說。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質。曰是。○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蔡虛齋曰。十室之邑。蓋有萬室之邑。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必有忠信如丘。此忠信是生質之粹美。難得者也。故註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附 既曰十室必有則。亦有不盡然者。但美質尚易得耳。若槩以為聖人之質。人所同具。則亦誤矣。聖人生質之美。無一事之不善。且亦自無不好學之理。今但云忠信如丘。則亦生質中之美者耳。非謂忠信即足以盡聖人之質也。但夫

子不敢以生知之。美質自居。而僅自活於忠信。又因嘆忠信亦人所易有。第不肖好學耳。○聖人言語高下皆宜。今若說生來極誠無妄。這箇便難說。十室必有。今但說忠信。不過誠實不欺。誑底人如此資質。自是必有矣。其實語誠實不欺。誑之至。則亦極誠無妄。而非有異也。移來聖人身上。也得移來。世上好資質也。得既不誑人。又不自誇。細看大有味在。○忠信只是表裏如一。底好資質。不貼知。亦不貼行。如說有恒相似。註又云。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以忠信之美。猶不足以盡聖人之質。故又加生知二字。夫子口中無此也。後人因此而以忠信屬行。又以好學單屬知。徒成夢囈。不知本文只是美質要學。意無行要知。意。○如字作似字。看言必有忠信似丘。但不似丘之好學。如此語氣。甚渾成。作若字。看涉自誇矣。

者子一日顧仲弓而言曰吾觀雍也之氣度使之居南面之位以總理度務統馭人民何不可者夫子此言蓋以仲弓寬洪簡重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簡重則不失之瑣碎而得臨下之體故與之也

疏義朱子曰夫子既許它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蔡虛齋曰有人君之度度猶言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

附錄夫子許仲弓南面既無稽考朱子何從而下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二句也蓋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自是鉄板道理故居上不寬夫子便謂其何以觀之可見矣再以下口敬行簡之辨証之則其為簡重嚴肅之簡而非簡略率易之簡可知總簡重二說不煩擾人皆易為奉承便見他寬洪意思此四字只合在度

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者蓋以南面臨御之體而言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序講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已有不同者故以為問始欲觀夫子之與否以証簡之得失也子曰伯子之為人可也其為簡固異於紛更煩擾者也

疏義朱子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蔡虛齋曰仲弓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于其要者亦在所畧矣只是厭煩底人耳

附 朱子謂夫子所謂可亦是連上面意思說者以可使南面句內夫子即含有仲弓之簡能居敬而行簡之意今伯子之僅可處惟在于簡自與仲弓可使之可不同口中雖未說出意思却是連那上面來○簡猶勝於紛更多事故夫子可之然大簡至於率畧廢事故夫子僅可而未盡之此即夫子可字之意而仲弓所未明而默契者陸稼謂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可謂妙得其解矣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序 講子可伯子之簡為伯子言之也非為臨民者言之也豈曰伯子之簡遂可以南面乎哉乃雍則有以辨之矣曰簡亦有不同者簡之可也在觀其所行而行簡之可也在審其所居若能自處於敬則兢兢業業心中有主而一身之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中以是而所行又簡凡事擇其切要者為之不事煩文瑣屑以臨其民則事不勞而理民不煩而從其簡也不亦可乎不然者先自居於簡則盜意任情心中無主而一身脫畧於規矩之外以是而行簡凡紀綱法度任其廢弛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無乃太簡乎仲弓此言蓋以伯子為太簡而疑夫子之過許耳

疏 義朱子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

偏於居敬之意。○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能心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脩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太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

矣。○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蔡虛齋曰。三箇可字。要辨別。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夫子之意。正病伯子之居簡行簡也。故於可也。下露出一簡字。仲弓未悟夫子之意。在此。以夫子是可伯子之居南面也。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民。不亦可乎。言不亦可南面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豈亦可南面乎。臨民字。正從南面字來。是雖疑夫子之言。而實得夫子之意矣。故曰。雍之言。然仲弓之言。卽夫子之意也。仲弓之誤。在於認兩可字爲同。○林次崖曰。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呂晚村曰。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卽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居敬行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

重先後之序耳。○陸稼書曰：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則是一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為精詳，以粗疏為簡要，總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足于眾也。

附錄人多將居敬句輕輕帶過，以為側重太簡，對針伯子究竟仲弓本領治學源流，却關係在居敬上。蓋仲弓此段辨論，何嘗專為伯子而發，不過恐人誤認伯子之簡為可混了居敬之簡，則治學之源流大壞耳。○註以中有主而自治，嚴作一層事，不煩而民不擾，作一層然行簡時原有敬在裏，而非只自治時用敬臨事時用簡也。故居敬又可貫徹得行簡，註於句中用如是而行簡以臨民，以如是字貫通而字細密之至矣。○簡只是一箇不煩之謂，不異在簡異在行簡，其異在行簡者以異在居敬而行與居敬而行也。蓋居敬以為之主，則心不放逸，又做下許多格致明理工夫，則於事之輕重緩急大小皆能稱停而出是。

同一不煩而此之不行者，則操得其要也。若居簡則中既無主，無主則於義理準則不能表明，不理事之輕重緩急大小一概任其縱弛，未嘗不是不煩而此之所行者，則無法度之可守也。故曰簡只一箇簡，所以行簡者自別耳。○看來仲弓素日自是箇居敬，行簡之人何嘗必待臨民纔行簡，一切自治謹嚴也。須是收斂有法度，但本句行簡以臨民，則自是貼治人說耳。然道理亦須見得全像乃可。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序講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辨簡之言精確，至當誠南面以臨民。

者不易之道也。夫子稱之曰：雍以居敬之簡為可。此言可以為臨民者之法。以居簡之簡為不可。此言又可以為臨民者之戒。其言豈不然乎？觀此則知夫子以可使南面許雍者正。可其敬簡而非徒以其簡如僅可。伯子之簡也可以得治術之源流矣。

疏義 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中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呂晚村曰：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陸稼書曰：仲弓雖未喻天子可字之意，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

而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修已以敬一章，蓋相表裏，非沾沾為一簡辨也。

附悉 仲弓本領全在居敬上。其辨伯子之太簡，亦以其不居敬而居簡。其未喻

可字之意，恐一箇簡字以所行混了。所居並連所行都壞了。不知夫子僅可之意，正以不居敬而居簡。此是仲弓與聖人離處，其實所言居敬行簡則可臨民。居簡行簡則失之大簡。此理與聖意只一般。故曰：有默契。此又是仲弓與聖人合處。乃存疑謂夫子單然太簡之言與可也。簡之意相合已將註中所言之理四字抹却而居敬之要領反拋荒矣。豈非無根本之學問乎？又有謂雍之言然都承仲弓伯子一問而辨論之，不可回顧使南面。此亦謬談。通章皆因可使南面一句而發。即仲弓居敬臨民亦論南面之理。夫子然其言已與可使南面相合。故朱子謂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也。安得脫離。

此舉顏子克己之深。以見其好學之至也。怒與過。要看得細。不遷不貳。是克己之深處。兩不字。不是着力語。亦不是渾化語。此時顏子不是畫住不做工夫。然即此已見功力之至。故曰好學。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

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六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序講 哀公問弟子中孰為好學者。孔子對曰。弟子之能學者有矣。而好學者不恒有。追思其人。有顏回者。好學。夫學莫難於治心。而治心莫要於克己。故凡怒。

而遷焉。過而貳焉者，皆其心之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同也。物之偶觸，不能無怒。然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何遷之有？檢之偶疎，雖不能無過。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何貳之有？蓋平日克己功深，至于如此，豈不是真好學之人。惜不幸天奪之速，而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此人，求其如此之真好學者，未之聞矣。好學難言哉。

疏 朱子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効驗耳。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又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至此純熟，乃能如此。○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任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又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過固是

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
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
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
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
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新安陳氏曰人惟
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
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
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雙峰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
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
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勉齋黃氏曰謂之不遠復不遠是
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
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

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湯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
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从从自然不遷過不為之根則从从自然不貳

附錄

朱子云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觀此

則所謂商量者纔怒過時須是省一省纔省得了須是斬然消融了他可見不
字中明健兩意都有學曾問朱子謂不遷不貳非言用力言顏子到此地位有
此效驗是如何曰言顏子不靠此用功耳難道平日不怒與無過時全然不做
工夫不成工夫自在勿視聽言動四句上但工夫節節皆具既曰不遷不貳則
尚是用力時非坐收效驗時也必到無有遷何有於不遷無有過何有於不貳
那時功力方盡故朱子又曰顏子疑於遷貳不遷貳之間○在不遷不貳前看
顏子只是烈火難犯在不遷不貳當境看顏子只是霧釋冰消在不遷不貳後
看顏子只是青天白日這是甚麼景象○怒過雖有兩樣而不遷不貳之學問
境地只是一般都在微芒細密處看○纔怒此到彼尚未化畧有痕跡已是遷

○程子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特說得與聖人無分別了。畢竟朱子較細密。若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說不貳過。自無可議。

子華使於齊

此見聖人用義之精。冉子與粟敦友誼。亦是義。不知當與中却有不當與者在。義便精一層了。原思辭粟守廉介。亦是義。不知可辭中却有不可辭者在。義便精一層了。蓋義是心之制事之宜。纔差分數便不是宜。故夫子為二子進之。單在用則上起見者非正告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

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原思嘗觀辭受取予必平乎義。然非聖人則雖見義之粗而不能盡義之精。吾於二事得聖人之精。焉。子華為夫子出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於夫子。敦

友誼未嘗非義也。下答之曰與之釜。蓋微示不必與矣。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子

曰與之庾。又微示不必益矣。冉子猶病其少。欲再請益不可。乃自與以已之

粟。五秉說者謂求之與求之厚也。而與之中有不當與者。求則未之知矣。

原思朱子曰。聖人以我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

責原憲之辭。

附添只使於齊三字內。便看透赤之富而非急。無待於粟之與矣。不然聖人豈

有貽其母以無粟之憂。又貽子華以將母之憂。而輕使之也哉。故聖人於使之

前原有劑量。在不待使之後。方作商確也。○合下也。說不得當與當益。若當與

便不俟冉子之請矣。若當益便不俟冉子之再請矣。今必俟其一請再請。則不

當與益可知。但酌量於釜庾之間。則雖與雖益。便自有問餽之義。在聖人自行

問餽之義。何謂狗冉子之請。惟多而傷惠。乃非義耳。曾氏請而不與。則固看因

四書講傳卷之六
時處宜都有義在最妙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附義 夫子曉之曰求之與以五秉得毋謂赤之急而周之哉試觀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矣衣則輕裘矣未有壯於行色而缺於養母者則赤之富而非急明矣

吾嘗聞之君子但周濟人之急而不繼益人之富今赤已富而求猶多與之粟

無乃繼富乎亦異乎君子之用財矣夫子於與所不當與者其裁之以義如此

附義 王觀濤曰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

附義 註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富便不當繼矣冉子五秉之與自是繼富故

重不繼富二字最是子華非急無庸周却只是反面語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

不可考

序 謹 夫子為魯司寇時原思為屬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使思不當與夫子

豈與焉乃思狷者以非為他人宰為夫子宰也不過弟子服勞於師耳故以多

辭是亦有見於師弟之義矣

附義 原思之辭若謂他但持介節受其職不食其祿則只成一箇矯廉上無以

處朝廷下無以安臣節更化甚麼貪墨夫子當說一段道理與他聽不止曰毋

而已須知為之宰之字最當着眼在原思之意為他人宰祿無可辭為夫子宰

則弟子服勞弟常分耳何必受祿蓋有見於弟子服勞之義而無見於朝廷詔

祿之公義也此言無人叅破故為發之○註云粟宰之祿也既為宰之祿則非

聖人之所意為子亦非思之所可意為辭矣○使於齊為夫子使也為之宰為

夫子宰也皆為弟子服勞於師則似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祿則較異冉子原

思俱未於異處着眼耳

四書傳卷之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厚請夫子止之曰九百之粟爲宰之常祿也宰有常祿所以養廉乃國家之定制也辭之是徇師弟之情而廢先王之典豈可哉母以爲也倘謂粟有餘則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不必辭也夫子於與所當與而辭者其裁之以義又如此合觀之聖人化裁之際其義精矣所以進二子者深哉

疏未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又曰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或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蓋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母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原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爲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繼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

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附 泰與鄰里鄉黨是另推一層與原思看為狷介人。擴開一步以廣其見也。若祿不當辭只一母字已盡不愧人之貪不隱君之德。不以朝廷而貽家室之憂。不以顯辭於上陰償於下。而長巧宦之術中含許多平允道理在。○若說冉子之與粟原思之辭祿皆不是義亦非也行惠亦是義辭祿亦是義。但非義之精者耳。惟其亦是義上做工夫而不知因物付物隨時制宜之妙。故聖人以進一層道理告之耳。記者於兩事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

仲弓言舍言

此見賢不以世類拘也。只決言其理以破世俗之見。見仲弓之賢自當為世用意。不可露出雍也字面。○用舍二字雖貼祭說却是句中之眼。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牛利之反騂息。音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序講 自古聖賢之生。不繫於世類尚矣。故夫子以騂角之出於犁牛為喻。而決

言其必用之理。門人知其為仲弓言也。而記之曰。天之生物何常之有。惟可用之具在我。自不得以其類而拘之。即如牛而犁也。舍而勿用可也。乃其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騂。既合當代之尚。且角又周正。而中犧牲之選。自可用之以祭山川之神矣。人雖以其出於犁牛而欲不之用。山川之神皆聰明而不闇於取舍。正直而不棄夫良材。其肯舍置之而不享乎。乃知用舍之權在人。而可用不可舍之具自在。我如此騂角者。亦何嫌何疑哉。

疏義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慶源輔氏曰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附叅玩章首子謂仲弓四字則知此章重在論仲弓不重在論其父也重在父雖惡而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不重在子之賢出於父賤而行惡也○雖欲二句固是設言勿用不舍以見其必可用然亦只爲世之用人者多拘於世類如仲弓之賢遂擯之而不以錄故聖人設譬如此不然駢角自當用用自不舍何須說山川其舍只爲世有欲勿用之人以爲當舍耳欲勿字訾議百端甚狠甚毒聖人却以雖字撥轉其舍正斷之其字甚切非商量語也夫子口中雖未露仲弓字面然亦必確有所指必以一字不染着仲弓爲聖人之言亦拘見也

回也章全旨

此見聖門求仁之學有淺深而心德之當純也上下自相照應俱在心上看三

月日月言其久暫之分所以分久暫者在不違與至上不違與至須看內外賓主之辨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子曰仁乃心之德惟純乎天理而無私欲者爲能全之求諸吾門回也以明健之資深克復之力視聽言動純是天理用事雖至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與仁常不相離蓋幾幾乎中心安仁者也若其餘弟子非不從事於仁

但無持久之功。或一日之內。一至於仁。少間則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或一月之內。一至於仁。少間又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如此而已。乃知心在仁內。而偶出與心在仁外。而偶入者。其賓主不可不辨也。回也。其庶乎其餘勉乎哉。

疏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眾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已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如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

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會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曾便歸來。日

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髮髯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又曰。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絕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絕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既有勉勉循循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日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於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陸稼書曰。

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

附 顏子之克己。定與他人之克己不同。蓋顏子力量大。當欲之未萌於心時。

有許多戒慎工夫。將萌時。又有許多慎獨工夫。而所謂戒懼慎獨者。却是一明便明。一斷便斷。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何嘗有箇要視聽言動。非禮底心來。一遇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便勿之而已。所以三月不違。此心全是禮。或一時照管不到。偶一違之。便即依來。若是欲萌于心。心能勝欲。彼此交戰。互勝不休。安在其天理為主。而人欲為賓乎。○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其德即心之德。非外來之德也。若私欲自是氣稟習染。以後事。○曰。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絕出。即便入者。以心經收斂在內。便是仁。常常在內。便常常是仁。非仁在內。而心來依之也。間或有出時。只這出。便此心放肆。而不仁矣。曰。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絕入。即便出者。以心經放。

四書言傳事要卷之六
肆在外便是不仁常常在外便常常不仁非仁在內而心去離之也間或有入時只這入便此心收斂而仁矣屋子猶腔子心出入爲賓主而仁卽隨之耳若心纏出外爲客滿腔子都是私欲在內而爲主人矣屋子豈得是仁乎○難道其餘弟子除日一至月一至之外所行盡是私欲乎雖未嘗無存理遏欲之功去私當理之事而心地有一毫未精明未融徹早筭不得仁了以此見仁之難而加功之當密也

季康子問

此見三子才餘於政果達藝就平日言從政方說到應用上季氏語意看得從政甚難曰可使曰也與猶恐有未可意夫子語氣看得從政甚易止就三子才品上論果達藝曰何有是綽有餘裕之意正對他可使二字○果達藝非全是資稟蓋亦從學問來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亦也可使從政也與曰亦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聲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

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序講聖門如由賜求皆大有爲之才也區區從大夫之列以爲政特未有使之

者耳一旦季康子問曰夫子之門如仲由者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人優柔不

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資性剛決而遇事能斷果人也果則能決大疑定大計

政之所以明作而有功者在是矣於從政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賜也可使從

政也與子曰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也心胸穎悟而事理通曉達人

也達則能審事幾通物理政之所以諳練而無遺者在是矣於從政何難之有

康子又問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人才力不充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心

思工巧而處事有方藝人也藝則能理煩治劇而胥注不窮政之所以泛應而

曲當者在是矣。於從政何難之有。要之季康子云。可使者不可未知之詞也。夫子云。何有者。恢恢乎有餘之詞也。由賜求未有使之者耳。豈有衡才於聖人之門。而猶以從政為難者哉。

疏義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曾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飲。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蔡虛齋曰。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

觸機而中矣。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曰。於從政乎何有。○呂晚村曰。康子看得政大于才。夫子看得才餘于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附叅果達藝。自是三子才品如此。即不從政。而三子之果達藝。非遂一無用處也。但就從政以言。三子而三子之果達藝。亦頗優於從政耳。○隨事而通達其事之理。即自格物窮理中來。若謂諳練世故。在格物窮理之外。則宜乎應世者另有一種圓通學問也。○程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此泛言用人當取所長說。其實三子之長。繁甚難得。從政有餘。故曰何有。非必盡如三子之果達藝。而可以從政也。故置圈外。

季氏章全旨

此閔子不庸為季氏之臣也。重一辭字。閔子語氣甚斬截。並無婉轉商量善為我辭。即是不可復。必在汶上。即是辭之決。但有德者之言。自見出閭閻氣象耳。

李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

秘為去聲
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名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天鏡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原季氏慕閔子騫之賢一日使來卑辭厚禮召為費宰閔子不欲臣季氏乃對使者謝曰爾大夫雖欲用我我之心不欲仕也爾其為我委曲其詞以達我

之意止彼之召善為我辭爾大夫焉如有不許辭而再來召我者則吾必出境而在汶水之上矣大夫豈能強我之必仕哉

疏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蔡虛齋曰善為我辭焉人多以下文來解是泥集註殊不知註上文下一令字下文無言字如何接得去且善為我辭之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

附添本文只善為我辭一句便已謝倒季氏了如有復我是再進一步並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也○曰善為則其辭婉曰必在則其

意決一兩言而閭閻之氣象見矣○閔子不欲事季氏之意自家尚說不出如何教使者代說得出乃不自為辭而欲使者善為我辭這便是閔子善辭處一

四書言傳卷之六
邊挽回季氏之心一邊體貼閔子之意善字中是少婉曲

伯牛章全旨

此惜伯牛之賢見死生有命而伯牛已得其正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已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序論伯牛有疾夫子問之將與之永訣也自牖而執其手乃痛惜曰疾勢至此其亡必矣然此乃莫之致而至之命也吾不意斯人也而乃有此疾也斯人也

而乃有此疾也不應有而有信乎其為命也已

疏義朱子曰聖人本意只是借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

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况下文以為斯人有斯疾則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便不相聯屬○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

聖人從容中禮處又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蔡虛齋曰執其手者念平生之深契慨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永訣也當是時聖人痛惜之意不能自已因嘆曰云云所嘆之辭非永訣也永訣自是永訣下文是痛惜之辭

附錄亡之是就疾勢而言命矣夫是嘆其氣稟一定之數不能挽回斯人也而

有斯疾。又是重言以深嘆惜之。見不得栽培理數之常。而其非不能謹疾以致之。只見於言外。故註下亦可見三字。○人命字正面解說太深了。輔氏亦與范楊同。

賢哉章全旨

此深贊顏子之賢。重不改其樂句。從處境上說出。顏子心境來。以見其賢。二賢字前虛後實。總是嘆其所造高。所養純也。若說贊他安貧則淺矣。○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不以貧窶累其心。不是將他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程子謂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原有此樂。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一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一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

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也。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序講子曰。學者之心。苟非真有所得。則因物而遷。必其造道未深。吾未見其賢也。賢哉。惟回也。克復功深。其靜與理涵也。殆幾于化。其動與天遊也。殆幾于忘回。蓋自有其樂也。如所食者一簞之食。何其菲也。所飲者一瓢之水。何其薄也。所居者。蕭然在于陋巷之中。何其困也。使他人處此。有不堪其憂者。而回也。洒然自得。不以是而改其胸中之真樂。是其所見者。大所養者。純豈他人所可及哉。賢哉回也。

朱子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

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又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卽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子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

富貴行乎貧賤則樂不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卽是道道處卽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蔡虛齋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在在皆天理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則所視皆天理矣非禮勿聽則所聽皆天理矣非禮勿言勿動則所言所動皆天理矣天理之所在樂之所在也○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豈以簞瓢陋巷而改其樂哉使顏子而富貴其樂亦猶是也

附 顏子之賢雖不困於貧事雖不以貧之不改其樂而見其賢然天地間境遇畢竟惟貧最難處故夫子舉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來說如其庶乎必說屢空亦是此意○曰其樂則樂是顏子自有底但不以貧窶而改之耳卽貧爲樂離貧爲樂便失其字真面目矣○學而能時習則有自得之悅其進愈不能已况進之益進以至於純則此心純是天理無纖毫物欲之累觸處行之無不順適如何不快活擬之天地如於穆流行二氣五行自能化生萬物飛潛動植各鼓盪於氣機之中則天地之樂何如乎今聖心至誠無息物來順應不假一毫安

排布置而已無不各得其所一如萬物鼓盪於氣機而天不勞者然以此思樂樂可知矣。○學會問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自是樂顏子猶費照管恐亦有不樂否曰雖費照管然却克之無不明行之無不順毫無窒礙有何不樂程朱發明樂字之義雖多只朱子克己之私則樂矣一句盡之樂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只是無少私欲無少私欲又只在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也克己之私則樂六箇字貫徹盡矣

再求

此夫子因再求之退而進之力不足者二句非謂天下必有此等人只虛擬個力不足模樣以明求之非不足耳分別出箇自畫來正点醒他川下夫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問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

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序講再求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其心也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實用其力求進至于中道欲進而不能而不得不廢耳今汝安于怠惰不肯向前譬如畫地以自限一般乃能進而不欲非欲進而不能也奚可自諉于力之不足哉

疏義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中

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

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再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李氏族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其前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退耳。○蔡虛齋曰。子之道。以一心而妙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雖筆瓢不為窮約。雖陋巷不為荒涼。子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呂晚村曰。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會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陸稼書曰。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浩繁而難盡也。行言之。則約禮之功。拘束而難遵也。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難。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脫之難。迫於勢而正誼。

明道之學。不能不變也。限於時。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能不移也。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

附人若悅於為學。其盡自不能已。求諉於力不足。便知他不曾說。蓋悅必從時習中來。求未貫下工夫。如何能說。故以一畫字扶他病根。○畫地自限。不欲前進。是有心要住了。中道而廢。是必欲前進。力實不能不得已住了。自畫與自暴自棄。又不同。自暴是要與正道相反。自棄是全然不做。自畫是做時。却自住了。○聖人曾說力不足者。我未之見。今却說中道而廢。一種人要。只是形容一力不足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煞者。字必有此種人也。○是誰人責備。冉求來。乃開口突下。非不說三字。想見自家惶恐自家遮掩之狀。即此已是自畫樣子矣。却把力不足做護身符。聖人幾曾被牠瞞過。

要為章全旨

此於儒中。別其真偽。以正其趨也。曰。君子儒。小人儒。須認得分明。曰。為君子儒。

無為小人儒。須下得剛斷義。便是為己。注脚利便是為人。注脚殺於近小便是利邊事。果為己之盡遠大意。自該了。故註補於圈外。是切于夏病痛說。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利於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夫子常教子夏曰。人之為學。所以學為儒也。然同為此學。而用心以分。則人品遂別。如致知力行。只欲求得于己。君子儒也。女勉為之。若致知力行。只欲求知于人。小人儒也。女慎無為焉。蓋為己為人。一念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遠矣。可不審哉。

疏義。朱子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

間。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弊。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蔡虛齋曰。女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吾事焉而已者。為己也。若學為仁為義。而欲以求聲譽。干利祿者。便是為人也。為己為人之分。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為講說。而不務躬行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也。反是則為己。○呂晚村曰。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為己為人註脚。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于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

術業而真偽出焉為已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為已正是解困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為儒而從勲業功效起脚即犯為人功利之病正不免于小人儒之歸矣。陸稼書曰曰為已無為極重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

附錄 本文既曰儒斷無兩箇儒了乃其中自分君子小人可知不是兩般術業只有兩般心事耳一念向內便是為已一念向外便是為人為已便是真能用。力於聖人之道者為人便是假托於聖人之道者真底便是君子儒假底便是小人儒此程子之註所以細而切也。○玩謝註文勢本謂君子小人之分在於義利為已便是義分上事為人便是利分上事此意原與程子合也。下忽說文學有餘而遠大或昧渠蓋以子夏有見小欲速之病總見小欲速便落利分上事矣非以義惟在于遠大也亦非以遠大為為已近小為為人也諸儒牽合未

當朱子却只將遠大作細說謹嚴反面看。○學會問遠大何為為已曰非以遠大為為已但君子為已亦自遠大耳如中庸言為已山潛伏屋漏以至於不顯篤恭都是為已裏面事蓋至精微之極則遠大無所不包屑屑於近小便有箇速見功速立名之意豈非為入中事。

子游章全言

此見為宰責得人也問得人而以滅明對自以得人為主否則雖有端士孰為表之俗解吏治民風並提固非或專重滅明行誼之高亦忘却得人來路。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材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

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序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爾爲下邑之宰。曾得有立心制行足以表示風俗之人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其人者。舉其素行一二端可以概其爲人。他行必以大道不由小捷之徑。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此其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偃之所得者惟斯人而已。夫子以爲何如。

疏 朱子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語。○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胡氏曰。言營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

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昏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蔡虛齋曰。子游之取滅明非固只取此二事也。舉此二事可見其爲人也。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

附 蔡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人祇就一二事推廣說。見此事如此則他事可知。然非全體有得。必不能細節之必謹。卽此便是絕大本領處。○得人得字。比用人用字更深更重用者。隨其才而用之。取長略短之謂也。得者心契神交相合無間之謂也。非滅明固不足當子游之取。非子游亦豈能知滅明之賢。此中相喻。

最微故知夫子得人一問。全是虛衷訪賢。欲子游廣交。以自助。非徒為武城起見也。○持身以滅明為法。取人以子游為法。是朱子言外補意。本文未嘗平拈也。夫子所問在得人。子游所對在稱舉滅明之賢。不可以餘意混正意。○子羽不是單在此二事上做工夫。子游亦不是單見他此二事。須見他那大底意思。而舉此二事以為言耳。故註特下可知可見四字。與他處徒作推廣餘意說者不同。不然則天下小廉曲謹之人。皆得而混子游之取矣。

之反章全旨

此夫子表之反不矜之德。首句不伐。斷住下引奔殿拖功之事。証之欲人不可矜已誇人。以之反為法也。若泥定此一事上見之反不伐。則失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楚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

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序講子曰有功者易伐。若孟之反者。可謂謙退而不伐者與。如戰敗以殿後為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而獨為之殿。則彼齊人不得長驅而前。我師得以全軍而返者。反之功也。及將入魯之國門。正眾人屬目之時。乃策其馬而言曰。非敢拒敵而獨後也。只為馬疲乏而不能進。則無如何耳。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損抑如此。

○疏義

朱子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其好事也。做不得孟之

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

心則雖十分知其識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識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認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蔡虛齋曰。孟之反。只奔而殿。便分明是一箇功。在所不得辭了。反却恥。以是自居。歸在馬不進上。真箇不伐。想反之本心。蓋曰。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又何故緣此占一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呂晚村曰。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為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數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即以為失本旨。

附本。文首句不伐。斷住。下引奔殿掩功之事。証之。欲人不可矜。已誇人以之。反為法也。若泥定此一事上見之。反不伐。則失之矣。講家更謂之反傷季之專。惜孟之伎。愧孺子洩之誇。種種支談。皆當屏去。書旨方明。○凡事見得職分之所當為者。向前任事之心。也有功而不誇。伐者。退後謙抑之心也。故不伐。須是心地平。不閑隨分盡職事。至知得職分。當為無功。可伐。這又於中見得心地平。明須要轉一轉說。更當細看。

不有章全音

此深慨習尚之非意。好諛悅色。補講在前。無限傷心。在今之世。三字上。而字作與字看。跟上句不字。一氣滾下。○此非教人求免憎惡。亦非為難免者。惜若曰。不佞不美。而遂至于難免。習俗之澆漓。為何如。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

此難免蓋傷之也

原諱子曰方今世道不古必言詞便佞如祝鮀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人將厭而棄之求免于今世之憎惡亦難矣習俗之澆漓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疏義朱子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蓋深傷之當只從

程先生之說○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空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有字中通之

附錄註明云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則本文只傷世人之好諛悅色到非此難免地位更成甚世道至不能為鮀朝聖人何為惜他將欲其能

免而後已耶求免者固當守正者固當勸然皆言外意非聖人當下語氣○若將難免說做求免便不有說做要有矣須知本文不是難免是難乎免難乎免者非不佞美者為之而今之世為之也○首句不字自貫下二句若將第二句而字作不字看文法便不活若將而有字作一折謂不有祝鮀之佞雖有宋朝之美亦難免便穿鑿傷巧非聖人之言矣此而有字作與字必不可易也

誰能言會

此怪嘆世人不肯由道之意由尸亦是道中事非譬喻乃就顯而易見者以提醒之誰能何莫四字緊相叫應一氣說下方得怪嘆語吻不是責其不由乃是怪其不能不由者而何故乃不由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

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原諱子曰事之有道猶室之有戶也蓋戶者人所出入之地誰能出而不由之若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其所當由更甚于戶而世之人何故乃莫由于斯也明于彼而昧于此不誠可怪乎

疏義朱子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附錄由戶雖亦是道中事天下事物雖無不在道中然本章却不如此說本章却是粗粗淺淺就戶之切於人人便由之道之切於人人便不由為可怪而可嘆也今必謂由戶亦道中之事人已心由已是小事粗節不能離道則必於下句由道添出大且精者來對乃得而點怪嘆神情都不活矣○道雖訓路然

亦只指天下之所當其由而言若謂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上見然則莫由世即無道耶○不僅曰何不由道而曰何莫由斯道道只在眼前日用常行之間故切而指之曰斯道怪嘆意何等真切○外註引洪氏非道遠人人自遠爾亦只為斯道本切近倫常事物在在都是必當由者人自不由亦不是大背于倫常顯畔乎事物之理只纔過不及已是不由○莫字只作不字看語氣方活厚齋作不肯字解便死煞矣天下人亦非盡不肯由道也或陷於不知者多耳洪註兩知字極妙

質勝章全旨

此論文質之弊而酌其大中至正之道文質在持身涉世上說不在世風奢儉上說質文各有損益玩本文勝字可見○彬彬與兩勝字對照君子與野史字相形然後與兩則字呼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論語

三

三樂齋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原謂子曰人之一身有質有文二者不可相勝。若質勝乎文則樸畧有餘而華采不足其失也。則野而已矣。若文勝乎質外雖可觀而中無實意其失也。則史而已矣。二者皆不得為君子也。惟是有真誠樸實之衷又有威儀文詞之美彬彬然文有其質質有其文本末適均而無一毫太過不及之偏方是成德之君子。野與史均不得而累之矣。學者可不酌其中乎。

疏朱子曰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

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

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精矣。○

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

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蔡虛齋曰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

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

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

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

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

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文質非判然者也。此

與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同。○呂晚村曰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

體只是如何會彬彬。况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

附此文質之相勝。都不指生初自然之文質。言論生初自然之質。與自然之文。都是恰好。雖曰文是人為。然亦本於天秩。天序過損不得。亦過益不得。所以文質相勝。二等人都是氣稟或偏。學習又不善。若但以爲不學。彼率直簡畧。或者云。然彼足恭巧令者。亦是生初得來助。蓋此兩種人。皆是因其氣稟之偏。而有所成就。故有原壤子桑一輩。就有祝鮀宋朝一流。學者必損有餘。補不足。方是學化其偏。然後成得君子。○白文明說相勝之非彬彬之善。集註解之曰。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何嘗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來若以質爲天性。損益不得。則勝文之質。正是率其天性。夫天性豈有以爲野而鄙之者。即正爲此相勝之文。質都是拘於氣稟。染於學習。非天性自然之文質。故纔落氣稟上事。便有偏便可損益矣。學習之偏。更不待言。損其過益其不足。則文質彬彬。都遠恰好恰。

好者中也。中者天也。此禮之所以原於天則也。陳新安不知集註之妙。妄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亦已過矣。後人又推出文有損有益。質有益無損。來宜天下有質文並勝。與質文俱無兩種矣。○物相雜而適均之貌。是朱子形容彬彬二字。虛齋把相雜二字看煞。遂有三分文七分質之說。殊不知損有餘。補不足。到得恰好地位。只有一天然之中而已。將名何者爲幾分文。幾分質耶。○如此則野如此則史。如此然後君子語氣渾然。只平說在這裏。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自是言外意。常解必要把工夫補在文質彬彬句內。硬入學者二字。是本文三箇人竟添作四箇人矣。至有謂君子只是成德。不作成德之人說。豈野史亦不作人說。而可謂之野史乎。况既曰成德。則必有箇人成其德。何爲落空如此。予玩朱註。却是總說見質勝文。文勝質。皆有所不足。不能彬彬。而到成德地位。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但見彬彬。不見有損補之迹。故曰不期然而然矣。豈如講說於彬彬上。硬入損益工夫。而成德反添在言外乎。

○損有餘補不足只是去這勝字之偏非去勝之偏之外又有彬彬工夫也至何以見其相勝何以見其彬彬只為有箇恰好底道理做準的不然我說他相勝他却自道是彬彬奈何故兩則字一然後字都是夫子以中道做準的耳○去相勝之外固無彬彬工夫但去相勝之病不是質勝文者只損質之有餘却也須文上做工夫補其不足質原不是野至於勝文則質已不成其為質則野而已文原不是史至於勝質則文已不成其為文則史而已纔求勝已失其質文之本來面目到得文質彬彬不是文質之本分有所損有所補也原因相勝者文質外添了些有餘文質內少了些不足損之補之適得其本來之面目而已故曰彬彬文質已不是兩箇事物了欲指何者為文何者為質都不得

人之言全言

此示人當以直全其生理全此生理則生不虛生不然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

以為人者滅矣理當死而猶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意莫切于此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厚講子曰人之生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本是直的可見人必直而後可以生也彼人之不能順是而虛罔不直者是失其有生之理而無可生也而猶能保

其生者特幸而免于死耳人可不反其生理之直以求無愧于生乎

疏義朱子曰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

○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

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

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

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固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遊魂爲變。望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呂晚村曰。直字謂實也。順也。卽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慕直之義。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附錄程子生理本直。原指生初而言。蓋有此至直之理。然後有生。此天命之初。所謂誠也。惟其天命之初。理無不誠。故既生以後。人必當保守此理。然後無負此形耳。若罔生則徒存此形。已失此理。故爲幸免。○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者天之道也。可知有初。生理惟中字誠字。乃說得盡。說得實。茲獨言直者。却爲欲說下罔之生也。故朱子謂義理只一般。蓋中者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則無邪曲而直矣。誠者真實無妄。真實無妄則亦無私曲而直矣。至孟子之所謂利。却又別說。直是本然之性。利是自然之情。惟是性中出來之情。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見不義。便有羞惡之心。其情亦自然順利而直耳。然竟把當了。

直字則不得。次崖謂直於動上方見得。亦截去本原一層也。○人之生也。本直則必全。此直之理。而後無愧於生。若罔之生也。特幸免耳。人當全生理。意在兩句夾縫之中。不在人之生也。直句內。

知之章全旨

夫子因造道之淺深。勉人當至其極也。三之字俱指理。四者字俱指人。好卽求其所知而志向專一。樂卽得其所好而旨趣融洽。本一貫事而功候有淺深。故地位有高下。兩不如只就目前造詣言。非謂知不可進于好好。不可進于樂也。正見學者當自強不息。以至其極。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

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原講子曰人之于道講習討論明于心而知所往知也知之與不知者有間矣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是不如好之者好則深愛篤慕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真心篤意而求必得之也好之視知之有間矣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于己是不如樂之者樂則本之于心由生而熟由熟而安從容和順不勉而行豈但好之知之已哉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

疏朱子曰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伊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大全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朱子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

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雲峯胡氏曰知不知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林次崖曰這知字尚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

原朱子云此知字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若謂真知義理之無窮則知字貫徹於好樂之中未可割住在好樂之前遠道箇不如也惟是知義理之大端方有定向而未嘗實用其力所以與好之者有間若將格物致知之精粗表裏工夫俱看在知之者之內則知中已有好矣如何說不如好之者若好內正是

四言言傳重學之六
知行並進工夫樂內正是知行並至受用豈可劃在行上火候註中知有此道好而未得有所得而樂之俱以進道者所至之地位而言非分知行之工夫言也○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三者字是分出三等人來豈知是一等人行又是一等人行而有得又是一等人耶斷說不通○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是以工夫之相因言也真知則自好真好則自樂是以工夫之貫徹言也俱是餘意本文兩不如各就現在境地上就使學者逐步去逐步上識其趣味耳

中人言

此言教者當因材施教而勉為受教之地在言外○註云教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下一當字正為教人者該當因人而施如此若學者地位可語之以上不可語之以上雖亦當自勉然世間可語上者極少造到可語上亦極難聖人固不欲其一蹴而進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序講子曰教非可以槩施亦顧其人何如耳天下惟中人最多而有所謂中人以上者資稟不凡學力又深苟以道之精微者語之則我以心傳彼以心受將超然而領悟矣斯可以語上也若中人以下者資稟既凡學力又淺苟亦以道之精微者語之則在我不顧其安在彼徒滋其惑將茫然而無得矣是不可以語上也此因人而施學者勉為受教之地可矣

疏義語類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裡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

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蔡虛齋曰中人以上者語之以上則其言易入而不為躐等中人以下者不語之以上而僅語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言亦易入而不至於躐等

附錄資質雖是中人以上而無積累之功如何可以以上者語之若資質雖是中人以下而積累功至已造到中人以上地位如何不以上者語之是中人以上但論地位耳即以學質論反重學不重質何得抹學專屬質也彼其意中只為學到以上便不消更語上耳豈知以上正是火候已足方可點化也○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二句雖平說然可以語上者寧有幾人聖門自顏曾而下惟子

貢差可語耳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自是重在不可語上邊慎其躐等也外註引敬夫之說既曰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又曰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皆是為中人以下者立法其意可知○學者做工夫都在中人以下時教者教學者用功也多在不可語上時不語上正有許多着實切已之功教之隨地自盡非使之坐悟而豁然貫通也○不曰下者語下而曰不可語上且不單分上下而以中人分界便是上下接引關頭世間只是中人居多少移即下少移即上這便有不能煞定意思然中人以下聖人亦不說只語下而曰不可語上可見語上是聖人坐定要如此亦是中人以下皆望其如此而無奈尚不可語之則中間教之切問近思循途漸進無非放活道路引進心腸

大學章句

此論知仁之道當專所事而純其心也知之事為其所當為仁之心無所為而

為知仁各有兩層上一層固重下一層亦不可畧過上段重一務字然敬遠正以專其所務必敬遠則是非上方見得明下段重一先字然後獲正以純其先難必后獲則功利上方洗得淨兩可謂句原雙頂說此必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信惑鬼神之失而語之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序

樊遲一日問知于夫子意必知人之所不能知而後為知與子曰明于理

之謂知知有知之事焉人倫之大日用之細莫不各有其宜皆民義也知者務之察其所以然以行其所當然而已至于鬼神雖郊壇有典廟享盡制要亦在我自有其當敬者苟邀福求媚之私起則本心是非之明反眩敬而遠之一惟求知其所當知而不惑于所不可知可謂知矣遲又問仁子曰心無私之謂仁但觀仁者之心而已以存天理以遏人欲所貴實致其功是以難也仁者先之一心於所有事而無畏避退縮之意至于獲雖美報在中來復不遠要亦在我自有其適獲者苟計功謀利之念生則此心道德之悅必淺后其所獲則心純乎理而不雜于欲可謂仁矣遲也知之

疏

朱子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

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

而不瀆耳。○爲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卽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卽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又曰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雲峯胡氏曰。集註中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

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爲。先者心之所當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謂之知乎。○蔡虛齋曰。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呂晚村曰。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于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卽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難只在日用尋常處。○有謂難字不卽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理日用乎。○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訥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陸稼書曰。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

附錄註中既明下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則兩段都就現成之知者仁者說。蓋本

文可謂下得甚實不可因上段無知者二字遂疑之也既曰務民義則於人道之所宜必能深察其表裏精粗無有不到方能專用其力而不辭曰敬鬼神則必其深明乎天人感通之故而以精誠貫徹乎其間又曰遠之則不惑于邀福之心而自持者正矣非知者而何天下當為之事舉民義而已該天下不可知之事至禍福而已極故夫子對舉言之雖不足以盡天下之事而知者之全體可見矣○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獲仁者之心如此雖難無不盡效無不得而先之後之心亦只是如此若單在用工夫上講與仁者二字便無體貼但仁者之心如此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此求仁者與仁者但有生熟之別非二致也○纔難便要獲則先難時原非鞭辟入裏勇猛精進即此便是私意雖或勉強道是後獲不過放緩一步耳如此豈成得箇仁者但後獲亦不是不獲難則必獲仁者之心自計較不到此耳○先難自是後獲仁者非先難放做一層後獲又放做一層而夫子不竟說盡其所難必用先後對說在這裏正就仁

者心中指出如此不如彼欲樊遲勘驗分明耳○吃緊是務民之義一句專用。力於此自不紛心于彼故註用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而字轉下申說不。對說也至敬鬼神而遠之自重在敬上雖敬者多不能遠遠者又多不敬有兩。面意思然遠者自是衰微不知敬彼敬而不遠者既至於過瀆鬼神早是不敬。了或問云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曰嚴之曰不瀆原只在敬裏。面時解謂專為不能遠者發反重遠之悞矣○先難之事雖該得濶然不出程。子之所謂克己如主敬行恕存心養性進德脩業為事雖多無非所以克己也。○務民之義似是一件敬鬼神而遠之似又是一件先難後獲却只是一件然。務民義敬遠鬼神合來只成一箇知者之事先難後獲合來只成一箇仁者之。心此朱子或問語類於務義一句總不折開說也誠專用力於人道自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益專其力於人道

知者言金

四書詩傳車要卷之六

三

三

此夫子就知仁而各發其蘊雖分三層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之情樂壽是指其微驗之效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惟其本體如此故其發于情者如此所獲之效如此玩註四故字自明但語氣一層想出一層有形容不盡之意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效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定論子曰理本同原而成之自人則知者見之為知仁者見之為仁吾取知者仁者而形容之知者本性空明此心浩乎莫滯水之流行適如之一似獨深其嗜好者然知者其樂水乎仁者本性厚重此心凝然不遷山之敦良適如之一似獨切其悅慕者然仁者其樂山乎夫知者何以樂水吾以想其動者機焉知

者心無疑理不為事物所蔽即不為事物所拘通權達變不見有膠固之一境動固動不動亦動也知者動也仁者何以樂山吾以想其靜者象焉仁者心乎天理不為人欲所雜自不為人欲所擾純一無偽不見有朋從之一念靜固靜非靜亦靜也仁者靜也吾于是而愈知知者矣知者惟動則不為事苦不為境累有隨往而樂之真吾于是而愈知仁者矣仁者惟靜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天有必得其壽之理是可歷歷想見之者

疏義

朱子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

底人知似而今伶利底人然亦在人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

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仁者一身泯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則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

附叅 仁者非不動。然動之中。皆是靜底意思。蓋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則雖喜怒哀樂之時。此靜底意思常在。知者非不靜。然靜之中。皆是動底意思。蓋無世情之拘固。而行乎事理之當然。故雖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動底意思亦常在也。故朱子謂知動仁靜。是就大概體段模樣上看。○註云。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便含下動字意思。說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便含下靜字意思。說有似於水。故樂水。有似於山。故樂山。兩故字分明。從下體段內推出。下云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兩故字。則又順從體內推出。效來。今人三段開說。自以為妙。不知本文雖有三箇知者。仁者其實只得一箇知者。仁者即謂樂山樂水動靜樂壽各從知仁想出。亦豈判然不相屬乎。○學會問動靜以體言。朱子謂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如何可貫上下。曰。既是體段之體。則自兼體用在內矣。其不可謂為體用之體者。以仁之體可謂之靜。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惟各就其體段模樣意思而言。故知自是動。仁自是靜。其實有這動底意思有。

似於水。纜樂水則樂水之情由動之體段而出也。有這靜底意思。有似於山。纜樂山則樂山之情由靜之體段而出也。惟體段該有體用。故朱子亦多以體用言之。○達於事理是正說。知者而周流無滯便是動底意思。有似於水。故樂水方言其情也。安於義理是正說。仁者而厚重不遷便是靜底意思。有似於山。故樂山方言其情也。至周流無滯只緣達於事理。厚重不遷只緣安於義理。則又根據知者仁者。內無兩層也。

齊一章全旨

夫子欲以周道治齊魯也。以道字為主。夫子有志于先王之道。故于齊魯有深望焉。非專為魯也。齊必再變而后至道。魯惟一變而即至道。惟變至至道有難。易而齊魯不可不變。意即在言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宗信義。猶有先王

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序講子曰我周文武之政傳之萬世而無弊者非是道也哉是道也即太公本

之以治齊。周公奉之以治魯者也。至于今皆非昔日之舊矣。試以齊論。齊當創霸之後。太公之遺法已蕩然無存。使齊之君臣一旦翻然更始。而教化興焉。民俗易焉。將見向之喜功者。漸歸于禮讓。向之好詐者。漸返于朴誠。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遽復也。蓋一變而僅至于魯者。勢也。齊姑至魯以為再變之基。可也。若以魯論。魯雖積弱之餘。周公之懿矩尚依然未泯。使魯之君臣一旦毅然振興

而各分肅焉。治功成焉。將見向之叢墜者。未幾而奮爲明。作向之廢墜者。未幾而悉爲允釐。而文武之盛。固不難再見也。蓋一變而卽至于道者。亦勢也。魯必至道。以成不變之業。可也。蓋齊已習于伯魯。猶近于王。故變而之道。有難易如此。此齊與魯。可不知所變計哉。

疏義 朱子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曰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地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功利變了。便能至魯。魯只是大綱好。然裏面遺闕處也多。○太公之封於齊。

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折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扶衰振弱而已。這非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林次崖曰。聖王有作於齊。必變功利而爲禮教。變夸詐而爲信義。故曰齊一變至於魯。於魯必舉廢興。類以復周公之舊。扶衰救弊。以還文武之初。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附叅 齊變是更革。改易魯變是振作。奮興齊變。至魯是亦重禮教。崇信義。而非就其衰微頹廢之氣。魯變至道是扶衰振弱。脩舉典章。而不無涵濡漸漬之功。○本文只就現在之齊魯言。未推及於太公周公之初。但以其初言齊則舉賢。

而尚功魯則親親而尊尊太公初時已自大段不如魯桓公剗伯更加折壞耳故朱子謂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其實夫子當下只就齊魯所變之難易而言無歸咎太公開國意○舉賢尚功親親尊尊都是王道中事不可謂太公之非道也但親親尊尊則得王道之大本舉賢尚功則不過王道之要務耳齊後來功利夸詐雖非即太公當日所尚之功而勢有相因則亦不得不然耳○世間惟人心最難變齊一向人心都倒在功利上今欲猝革其功利之習而使之從吾之禮教信義彼安肯舍其所深嗜而不以我之王道為迂乎是非斬然兜底更換一番如何有用故此一變煞甚難到得斬然更換時國勢反弱故僅可至魯若魯就現成規模整頓扶豎他起來這一變却甚易夫子攝相三月而魯治即其驗也

觚不章全音

此深嘆循名而亾實也春秋時各存實亡者多夫子雖因觚發嘆而推之天下

之物莫不皆然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言近小而寄慨甚遠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觚音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序講夫子因觚發嘆曰器有所謂觚者因其有稜角之制而名之也今失其本制而實不觚矣觚哉觚哉誰為至于此耶

疏義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正名之意就實以正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面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

附。他物即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差別。則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稜。而名之竟去其稜。而仍名之。以有稜可乎。故觚字分明現成。在這裏。不觚亦分明現成。在這裏。不得別白。而是非朗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嘆也。下句兩觚哉。即從上兩觚字夾互中。慨嘆惋惜。意在句外。註中言不得為觚。是申說語。時解。即於口氣中添出。尚得謂之觚。句虛神反失。

宰我責全言

此見仁者愛人而不失之愚。宰我變為仁之有害。故設為從井之事。以窮仁者。夫子即其所問者。發出君子救人妙用。見天下事入仁者之心。而不能窮仁者之仁。可知天下必無蹈仁而死者。而仁之可為見矣。○陳新安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徒有切于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若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

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序講

宰我信道不篤。慮仁之難為。而憂其陷害也。設問于夫子曰。仁者以慈愛

為心。則必切于救人。雖或告之曰。井之內有人溺于其中焉。其將以身從于井。而救之也。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為乎。子曰。仁者雖切于救人。何為其從井然也。蓋仁者即君子也。君子自愛愛人。故井有人。使之逝而往救焉。可也。從而救焉。誣陷其身。不可也。蓋世有此理。雖未必真有其事。或以理欺之。可也。以若本無是理。而欲以此罔之。則不可也。必矣。蓋救人

者仁者之愛也不從井救人者仁者之方也仁而善行其方為仁又何難哉

疏義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

然○奈虛齋曰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呂晚村曰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

乃所以成仁也○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借此

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

救有多寡大小也○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

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

附錄宰我是因仁者萬物一體溺由已溺凡有患害即當救之豈有聞人在井

中而漠然坐視者乎其從之問恐其陷害而墮身不陷害而仁窮也○註云身

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原就當下講救法非以

不自愛其身為愚也○林次厓謂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此亦看拘執了

陸稼書云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看書活妙

君子章

此示人以求道之方也求道之方博約工夫缺一不可博則有以會道之全約

則有以守道之要約先以博則聞見日廣而約不患其無其博繼以約則身心

有據而博不失于汗漫故曰可以弗畔弗畔即在博約合一之中玩亦可以字

是訓君子用工體道語非贊君子語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

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原講子曰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道之散著可見者則為文道之規矩可循者

則為禮不博文則所以窮究夫理者未得其詳不約禮則所以踐履夫理者未得其要未必其不畔于道也誠稽之古以究聖賢之成法考之今以識事理之當然而博學于文又約之以體諸身凡視聽言動一循乎大中至正之禮夫博文既不病于孤陋約禮又不涉于紛馳如此用功即未能與道為一亦可以弗畔於道矣學者可不勉哉

疏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足了所以不畔道○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博文

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論語中博約字是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王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墜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勉齋黃氏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蔡虛齋曰文謂詩書之所載與夫事理之所當然者皆道

也。君子博而學之，則所知者皆道也。禮則天理之節文，卽道之所存也。君子於所博者，一以是約之，則所踐履者皆道也。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此理已尋有見成了，我只依他行，不費討索，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爲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林次崖曰：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曰文，就其繩墨可循者言，則曰禮。博學是知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處尋也，於行言約禮者，使人就有繩墨處走也。聖人之言，多少慎密。

附錄 文在萬事萬物上見，所該甚廣。禮是天理之節文，亦豈不在萬事萬物上。但文有千條，禮只一路，當其散見於萬事萬物，若見其甚殊，其實爲天理之當然者，則一而已。故文說博，禮只說約。○學會問博約之功，雖有兩層，文禮之理原只一貫，則凡應物時，其動皆有則者，亦非離却這文也。朱子乃不以約之乏

字指文而言，而但指其人言者，何也？曰：約文以禮以字着力，便是文與禮成兩件矣。惟所以約束其身者，只是以節文之禮，則文在禮中，不待言矣。有節有文，中乎天，則只是文之恰好至善處。

子見章全看

此見聖人經權合一之用。子路不悅，所守良正，而不知聖人不行非禮之禮也。稱天正是自信處，非謂心事難明，援天以自白也。○按註中禮字凡三見，前案後斷而中又以道配說者，禮是先王之制，道是當然之理，不合于禮而見，則所見不由其道矣。非兩層意，禮字是主，合理卽合天處。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見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

四書講義卷之六
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序講 夫子至衛。南子請見。夫子不得已見之。蓋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孔子據此禮見之。雖非聖人本心而亦權之有可通者。子路以南子非可見之人。故不悅。夫子乃出誓言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不違于天。若使我所為不合于禮。是違天矣。違天者必為天所絕。予所否者。天必厭絕之。天必厭絕之也。由即不信。子曷姑信天而深思以得之乎。蓋聖人道大德宏。本無可無不可者也。况在我既有可見之禮。又何謂南子哉。

疏義 朱子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

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諂諂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真西山曰。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

附錄 南子。靈公妾也。非夫人也。不當以小君視之而行。見小君之禮。况見小君之禮。久不行。而淫亂之人。安得辱聖人之見。子路不悅。是其持守以正處。但靈公既以南子為夫人。則亦不得直斥其非小君。而彼又有欲見之誠。則亦不得以平日之淫亂而棄其今日之自潔也。只看陽貨以家臣竊權。本非大夫。乃託大夫賜士之禮。夫子亦必往拜。則聖人之不為已甚。而合禮由道也。明矣。但其

雖見南子而無纖毫冀望之心。雖見猶不見也。亦如遇塗之問答而已矣。○學
 曾問在南子有好善之心。在聖人有見小君之禮。或問蓋兼言之。註却單舉見
 小君之禮。似當補說曰。聖人且自問所行可合禮否。彼有好善之心。與無好善
 之心。且不論他。向使彼雖有好善之心。而我之於禮。必不可見。亦不得見之。故
 註不用兼說。但兼說於義亦密。又問聖人道隆德盛。固磨不磷。涅不緇。然一見
 之問。如何便有磷緇。曰。纔有冀望之心。便是磷緇了。○南子非小君而已。為小
 君。見小君之禮。久不行。而聖人之見淫亂之人。本足取辱。而聖人自不辱。此
 等處。煞甚難說。此註所謂姑信此而深思之意也。若子路雖氣粗。見偏何至不
 可開導。而以誓取信耶。

中庸全旨

此以中庸之德望人。中字是主。中處即是庸。處就用上說。至字即在中庸上見。
 不可加損之為至。所謂恰好也。之為德。指人之能有此中庸而言。不是泛泛然

說得之于天也。若但是得之于天。則不少有此德矣。○註世教衰。自白文。一从
 字看出。惟其世教衰。故民不興于行。此就白文推上一層說。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
 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原諱子曰。天賦予之理。惟有一中。以此理而著于人倫日用之間。不可變易。則
 又甚庸。中庸之為德也。無太過無不及。一定不易。其至當恰好。而無可加損矣。
 乎。乃觀今世之民。其所行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其鮮有此德者。亦已久矣。是
 豈民之責哉。夫子深有感于世教之衰。而嘆之如此。

疏義朱子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世不可變

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中庸之

四言言何事與。○常以伊川解為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乎中庸。可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人字。意○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彙括語。

附 中。庸而係之以德。則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于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居多。不消更貼不偏不倚說也。○中庸下有為德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民不阻行。行字正貼德字。意雖中庸第三章亦引程說。然却是此處正疏。○中不離中。庸亦不離中。堯舜孔子只是庸。所以為中。

夷齊所為纔不庸。便不是中了。

子貢論仁

此見為仁當近求之心。子貢論仁就功用及人處說。夫子論仁就本體存心上說。首節抑其求仁之遠。次節示以仁體。末節示以求仁之方。總之不必求仁于遠也。○歸重在末節。見當以恕求仁。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人。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立達。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看他語語對針處。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序 子貢有志為仁。而未知其方。以為仁道至大。非窮極其量。不足以言仁也。

故問曰無所不愛之為仁。如有人博施恩惠于民。而又能所濟者衆。無一人不被其澤。其德何如。可謂之仁矣乎。子曰。仁者心無窮。而事有限。博施濟衆。豈止仁而已。必也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行仁到極處。或者可以當此乎。然聖如堯舜。其心猶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此非堯舜不能盡仁。蓋博施濟衆。勢有所不能耳。

疏義朱子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何事於仁。言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衆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這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以為病耳。○仁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疎濶。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

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已欲達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已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為仁之方。○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

附錄此章博施濟衆。子貢單就愛之理說。未根據心之德上立人。達人。夫子雖亦就愛之理說。而欲立便立人。欲達便達人心。體中渾是天理。周流便見箇心。

之德意思然施至於博濟至於衆雖不言心德却是心德之用行到極處故
夫子不說不是仁却說他聖如堯舜猶病也○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
於此朱子特下其心二字正見博愛之事皆根據心上來仁者之事是有限底
心却是無窮底然心無窮却可自必爲仁之事之力有限而事之推暨却自無
窮故朱子曰博濟是無盡底地頭○學會問朱子嘗謂全體不息方謂之仁似
一件兩件不可謂仁矣茲却說博施濟衆固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
仁何也曰此正就愛之理言也若以心之德言則非全體不息便有私欲之間
如何可謂之仁惟就愛之理言則隨小小利物愛人處都是仁裏面事都是從
心之德內發出來如何不謂之仁○聖原不在仁之外夫子亦非將聖仁分大
小也但仁却是理聖却是地頭仁却是到處可周流之理聖却只一極盡之地
頭也離了聖隨在可以見仁離了仁便不可以名聖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
切於此

厚女以博施濟衆爲仁只爲未誠仁體故耳夫所謂仁者此心純乎天理之
公而無私欲之間看天下人皆我同體如已要成立便不忍人之顛危必思扶
持調度同歸于成立而後已已要通達便不忍人之窮困必思開導引掖同歸
于通達而後已雖人未必盡立盡達而我之天理周流本無間隔則本體已具
而功用在其中矣仁之爲仁固如此

疏朱子曰立達二者皆兼內外而言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致道說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纔要立便立別人已纔要達便
達別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煞着比方安
排與仁者異一是以已及物事一是推已及物事曰然○凡事不出立與達而
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

達亦是達事理皆然。○呂晚村曰：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逝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陸稼書曰：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為一體。休戚相關。看得萬物之貼危。即是吾之貼危。萬物之狂惑。即是我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已立而人不立。猶已未立也。已達而人不達。猶已未達也。雖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視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了。豈必立盡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為仁哉。○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蓋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

附 泰以已及人。固仁者之心。然立達只是事故。朱子謂是言愛之理。與克己復

禮言心之德者。不同仁者之心。却在欲字。而字中見。故不直曰天理之周流無間。而曰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也。狀仁之體。只是形容仁者之體段模樣。如此。非體用之體。○子貢言施濟。聖人却把立達來換了。子貢言博衆。聖人却把人字來換了。子貢單言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聖人却把已欲字來換了。遠者引之。近泛者引之。切粗者引之。精矣。然究竟未嘗不施濟。未嘗不博衆。但不限定如何博。如何衆耳。○理一中自然分殊。而立人而達人。而字中厚薄親疎。自有許多般。但本文只重天理周流之無間。說不重愛有差等說。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

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
 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一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
 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
 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
 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
 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
 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道

厚 仁體之切近如此為仁者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但能近取已心以譬諸人
 心以我之欲立欲達而知他人之亦欲立欲達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人
 已之私由此去天理之公由此全雖未可即謂之仁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何

事博濟為哉

疏 朱子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

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深之不同

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

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

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上說龜山云

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

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

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

求仁切近而可進○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

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心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

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譬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

者

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陸稼書曰。能近取譬。卽恕也。恕與仁有生熟之分。而只管從這箇上做去。到得熟後。便是仁了。初間以己所欲。譬之於人。然後知其亦必欲覺得費力。到後來。凡己所欲。卽以及人。不待費力矣。故恕雖未是仁。而卽是仁之方。

附叅 仁只是人已無間而已。己欲立。己欲達。此是聖凡所共。不獨仁者爲然。只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則惟仁者能之。近取譬。正是從一己字打通人字。使有間者而無間也。○近取譬。正是推己及人。所謂恕也。上面却貫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強恕而行。一強字之意。○夫仁者三字。正對可謂仁乎一問也。可謂仁之方。又因仁者不易。能而示之以爲仁之標的也。三處針鋒正對。○朱子引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於敬授人時一段。便由親而疎。由近而遠。分殊之意。在內。然只一箇無私道理。便擁出來。則分殊只在理一中見。○聖不過是仁之至。堯舜不過是聖之至。仁雖未聖。而無非聖之

心。恕雖未仁。而無非仁之心。言博衆則聖。猶有病言人己。則恕亦可通道理。原只是一串。書之節次亦都成一串。

致一事書之而大有益於一市

以然則其一二而得其一之之心者則其效可知矣

